

序

勝國文章之盛稱虞揭氏而獨虞文板刻盛行吾家  
所藏亦惟有虞文獨詩若揭文則未之見也今文粹  
若干首近得之南京刑部郎中張君節之蓋太史楊  
文貞公所選空云集續之餘躬為校勘爰用銅錢刻  
置廣州府學與四方學者共之若其治行之高文章之  
美詳見元史本傳此不復論

天順五年三月望平湖沈綜識

徑昭文小娘嫁福地張氏所藏本錄此序

道光辛巳 袁光前記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揭文安公傳

揭奚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父來成宋鄉貢進士僕斯幼實讀書尤刻苦畫直不少懈父子自為師友由是實通百氏早有及名大德閒稍出遊湘瀟湖南帥雖湛雅號知人見之驚曰他日翰苑右流也程鉅夫盧摯先後為湖南憲長咸器重之鉅夫因妻以從妹延祐初鉅夫摯列薦於朝特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時平章盍監脩國史讀其所撰功臣列傳嘆曰是方可名史筆若他真贊吏隨宜升應奉翰林文字仍兼編脩遷國子助教後留為應奉南歸省母旋漢召還僕斯

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凡三翰林朝廷之官。臺閣之儀靡不闇習。集賢學士王約謂興侯斯談治道大起人意。授之以政當無施不可。天歷初開奎章閣。權為授經郎。以教勲戚大臣子孫文宗時。奉闈中有訪洛訪奏對稱旨。恒以守呼之而不名。每中書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材何如。揭榜碩聞出所上太平政要策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也。其見親重如此。富州地不產金。官府惑於奸民之言。為募淘金戶三百。而以其人摠之散往他郡。採金以獻。歲課自四兩累增至四十九兩。其人既死。而三百戶所存庶什一又貿不聊生。有司遂責民之受役。

圖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官者代輸民以是破產。中書因僕斯言。遂蠲其征。民賴以甦。富州人至今德之。興脩注世大典。文宗取其祐撰憲典。讀之顧謂近臣曰。此豈非唐律乎。特授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且屢稱其純實。欲進用之。會文宗崩而止。元統初詔對便殿慰諭良久。而賜以諸王所服表裏各一。照自難識。以授之遷翰林侍制陞集賢學士階中順大夫。先是儒學官赴吏部銓者必移集賢考校。其業集賢下國子監。下博士吏文淹籍。勵踰累月。傍期請更其法。以事付本院屬官人甚便。之奉旨祠北山徵齋。遺南鎮便道西還。時秦王

伯顏當國屢任其選僕斯引疾固辭既而天子親擢為  
奎文閣供奉學士乃即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學士及  
開經筵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以對品進階中奉  
大夫時新格超陞不越二等猶僕斯進四等轉九階益  
累數也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多寧執大臣故徵詞與  
義始屬僕斯討定而後進其言往々寓獻替之誠務以  
裨益治道天子嘉其志退數出金織文設以賜至正三  
年七十致其事而去詔遣使追及于瀟南尋獲奉  
上尊諭旨還授明宗神御殿碑文成賜楮幣萬緡  
白金五十兩中宮賜白金亦如之求去不許命亟相晚

及執政大臣面諭毋行僕斯曰使揚僕斯有一得之獻  
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于此何恨不然何益  
之有丞相因問方今政事何先僕斯曰儲材為先養  
於位望未隆之時而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則無失材  
廢事之患矣一日集議朝堂僕斯抗言當兼行新舊  
銅錢以救鈔法之弊執政言不可僕斯持之益力丞相  
雖稱其不阿而竟莫能其言也詔脩宣金宋三史僕斯  
與總裁官丞相閻脩史以何為本曰用人為本有學問  
文章而不知史事與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  
之道又嘗以術為幸也且興復屬言啟諭竹史之法

須求作史之章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茲何以示德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及覆讞論以求於至當而後止四年遼文成有旨獎諭仍督是成金宋二史稿斯留宿史館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時方有使者至自上京錫宴史局以稿斯故改宴日使者以聞帝為嗟悼賜楮幣萬緡仍給驛舟發送其喪歸江南六年制贈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謚曰文安有勲爵而無官階者有司失之也稿斯少處窮約事親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雖有祿入衣食稍逾於前輒愀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故生平不以為榮云

清儉至老不渝友于兄弟終始無間言立朝雖居散地而急於薦士揭人之善惟恐不及而聞吏之貪墨病民者則尤不曲爲之掩覆也為文章叙事嚴整語簡而當詩尤清婉麗密善楷書行草朝廷大典冊及元勳茂德當得銘詞者必以命焉殊方絕域咸慕其名得其文者莫不以為榮云

嘉慶壬戌九月竹汀居士錢大昕向士禮居主人借讀傳鈔一部十一月該事還願并識

揭文安公文辭

上李秦公書



五月吉日豫章揭傒斯謹再拜奉書平章國公閣下  
夫士志為上時次之位次之農不以水旱怠其耕商不以  
暑輶其貢販故能致千金之產塗百穀於場況士之志  
於道者乎不逢於今必顯於後有其時有其位道行於  
天下天也無其時無其位道不行於天下天也君子無與  
禽故士之所患者志不立道不明不敢計其時與位也因其  
時求其位以行其道此士之志也而不敢必乎天也士苟志乎  
道生乎今之世可謂得其時矣然猶待以不得其位為患

其信之不篤而必於一者。往而為言曰上三人不能用夫士且怨且憤。嗚呼過矣。某嘗觀夫用捨之際矣。或一人薦之而百人沮之。不能使之不用。且夫明其道于天下。或百人舉之而一人抑之。卒罷而歸至老死而無聞夫一人之害也。百人之多也。當捨繫焉而無所容其力。非天也耶。士人苟能知其力之所至。不能奪天也。所與昇天也。所不與賢者進而用之。不賢者退而黜之。不置一毫疎廩。愛憎薄厚之心於其間。惟以國家得人為務。如是而猶有不信乎。道上猶有遺才之恨者。未之聞也。抑又嘗觀士之志。五美道明矣。得其時與位矣。而不能見知于其君。道終莫能以行。雖行而不遠。嘻何其道也。

難行也。耶。伏惟閣下學富而德廣。志勤而行實。不以推折固辱而易其節。不以貴富頭榮而改其度。尊為天子之舊學。信為天子之腹心。位崇乎公相。初施乎社稷。名聲昭乎四海。可謂得其時與位而置信於矣。努力然後退天下之士。而卒一表疎感薄厚。愛憎之心。置其間一弱於為國而得人。天下之士莫不懼。然厲其志。脩其道。以待時之用。已既知倡於其上。而已耳。僕少負粗鄙。祖父業年十五六。即挾其所有。奔走於食於四方。乘驚湍絕峻嶺。觸百卉委埃雨雪之間。或過午而未食。或既夕而猶邁。人情物性之復風俗。

政化之興。本志丘明。由蓋備嘗而畢覽之矣。至於國家內  
外三體。補偏撫弊。獎之術。亦嘗亦其說而熟處之矣。然未始敢以  
告人者。跡遠鄙賤之士。雖告而不信。徒取詬病為耳。既無上  
下之援。可自取爵位而力行之。又無知已之人。可相告語。事苟利  
於時。不狃由已。出坐終默。自悼。行年三十有九。羸然而無能立  
始。因緣親戚。可無旅食之憂。遂自豫章附舟五千裡而至京  
師。雖重僕不敢攜一人。恐重以累諸人也。凡平生寓言。屬之  
耳。體於身。藏於心。不敢以告人者。閨下皆已行之矣。其未行  
者。必次第而行之。信何敢踰淮越河。而進以貽教玉。今謾  
翰林。皆極天下之選。不以愚不肖。過相薦引。私竊自幸。事  
寫。信。勒。恐。懼。再。拜。

興尚書右丞書

僕斯再拜。尚書左丞閣下。僕聞因衆者。可以顯立功。忘己  
者。可以廣得賢。予天之籽。不敵其根者。獨立無輔也。森木  
之林。鳥獸群聚者。非材咸濟也。是故自用。無朋。專欲難  
成。得衆者。昌。害助。主。此。墮。愚。固。知。古。今。一。執。者。也。易。曰。

拔茅茹以享。朱行士。大秦之為卦。君子道長之時也。君子當  
道長之時。其進猶安。引其類則吉。是進而不引其類。雖當  
泰之時。猶凶也。人方安。居暇食。若無事於賢。一旦風飄雲散。  
如百官之上。至於廄舍之内。以一人之身。任天下之責。方寸  
之心。閩天下之慮。雖有周孔之智。直育之勇。未聞能獨成  
其功。以此僕於閣下。不惟無情。伏惟閣下。聰明彊毅。卓犖  
宏大。誦聖人之書。行古人之政。才為政。知王道。君子賢有  
虛己之實。生民之所。仰望君子之所。依歸之所。天子銳精  
求治。之時。身任鼎鑊之寄。以求治之時。當鼎鑊之地。而生  
民有所望之情。君子有依歸之心。誠閣下。委焉立功報  
國。顯親之秋也。然方今。惟用賢能。當否在閣下。富民理財  
之能。不在閣下。斟酌庶務之宜。不在閣下。天子之所屬。寄  
生民之所。責望在閣下。其任。甚重且難矣。夫上有宰相  
下有參佐。百官而猶。責任於閣下者。以閣下明王道。識治體  
知。方。未之所。先後。經權。之。所。塞。宜也。此春秋。所以。責備於。賢  
者耳。由。豈。觀。之。孰。若。一。上。下。廢。彼。已。彌。羅。後。火。廣。攬。英。賢。  
因其材。而。多。任。之。而。生。居。其。成。功。則。功。可。大。名。可。久。福。可。致。而  
禍。可。消。也。不。破。一。身。且。未。可。所。計。況。為。朝。廷。計。哉。然。鳳。皇。鸞  
鷟。非。凡。才。可。接。施。壽。異。能。非。常。調。可。致。嗟。千。金。之。賚。  
不。建。無。徒。亦。人。市。于。里。之。骨。何。夏。無。絕。足。之。馬。誠。他。推。

誠折節潔身少齋則大以棄為用士無為用何功不成且進  
賢者非所以市私恩也將以佐天子理萬民也盡其出之信以行  
之忠信之人天祐佑之母患乎賢不為用但盡其求賢之  
道而已半之宵深達危丁之刃則解本之盤錯遇臣石  
之斤則離母慈半事之難行但盡其用賢之道而已然進  
一君孚則君子之類應任一小人則小人之類應此善敗禍福  
之由亦不可不審且慎也惟閣下察焉僕勤再拜

答胡汲仲書

僕斯頓首汲仲明公執事僕斯比想像以陋薄之見汎浮  
之詞瀆冒於執事意甚悔之既無及已連月滯留

于外不得朝夕訪問不閑大吏枉還若又以俗迫而坐山  
壇者連旬不得上謝知執事於我何如哉茲賢者之待不  
肖不肖之望於賢者皆不可謂之無意也苟有忠告則肝胆  
相呈心口相宣不啻蓄謀畏挾蒙背若市井淺陋之人故  
復有所祈不敢默一亟止以執事好古之敏信道之篤知足以知  
之勇足以行之可謂魁傑特達步群士至於商賈人物言論  
半采頽若無人未嘗有云為家所推謬富斯文之任託僕竊  
以為過矣夫京周之世文武并隆孔子以天縱之聖出為天下方  
世之宗且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其自居者好學而已孟子當  
戰國之時闔楊墨排淫穢揭孔氏之道而明之若歸藏鬻

開日月之光疏日月其深及其辭也曰不得已今章興

執事居休明之世君道光威質士輩尚礼樂非茲崩壞

除天所覆莫不順勢雖有孔孟猶不當駁然自任暗舞辭

讓三色使執事所學之道所居之勢咸肅孔孟之任必待

後世之人推尊而先顯之不當自道若此且以執事自處為

何如時我今年夏見者四陸如山謂執事自許直健孟子非

知道士不能為是言者猶或不識執事所言之旨由今而言  
則信有之矣夫孔孟大聖人也當斯文之祀者若孔孟可矣而

子曰攻乎吳端欺害也已孟子曰殃言距楊墨若聖人之

徒也然每與執事商論則甚尊信老師氏至於今三民

而為一則當斯文之祀者道固廣如是而此皆其不可者也

或謂執事有師道而無友道誠知言哉傳曰雅有周公之

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所謂也東晉人云前

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乎千古聖賢相傳之道由詩若文而後知後乎千古古時由詩

若文而知今之道乎謹其言而悲之自漢以來述之文多可

讀之文少夫道有本文有禮專卑小大長短詒戚華賓正

信截乎若天地山川之不可相陵昭乎若日月星辰之不可相踰

離乎若龍潛動植之不可相移惟遠當而已耳直見執事

序首成性文章皆大德事寧其矜稱舉皆以抑大臣之章

非學道在下者所宜言即其首任之素不知其言之過也且

文者古聖賢、往已者之門於也而今世行道之士不惟其事  
尚欲祀之此而孝後不亦甚可悲夫僕之才不足以知執事僕  
之言不足以曉左右所以聞之父師之訓有興執事戾者脚為  
僭越申言之前之言駁以為執事之忠後之言敢以勞執事  
之望尚莫致諸用以幸學者以示未嘗則大願也僕棄之  
教敢不放逐閑時就天台之闕不知何時定行當於江滸  
一別

城南宴集詩後序

京師天下游士之匯其適然觀晤為子載談者之資定百  
世通家之末代有之矣或以情附或以義感或以言求其取

友雖此苟軌於道均可口者簡書而托于牋也城南集  
得朋之義蓋備角以僕是憩之俾仁列肴核維旅酒爵  
維首感儀有數長幼有秩舉盞更屬以親以久比往風移  
若勸若懲馳以談雅於歸請以殞月既墮白露在庭觴  
酌未酣賦詩斯舉飲者既不知其醉而不飲者若素嗜  
焉賓既不知其主而主者亡自忘焉召而殊方出乃合撤新  
知舊好脣並靡前列斯會也不已矣乎白歌如新頌蓋如  
故皆聞其語今見其真特未知所以資千載者百世者果安  
在耳廬山鄒君直卿既序其會集之詳於端余復中芳  
文友之樂於文君子所印不敢廢焉

豐水續志序

王順伯脩豐水志之六十有三年邑陞為富州三十有五年  
李君尚第典鄉校居五年乃輯淳祐以奉誠祀人物時政之  
蹟及前志所未備者右續志之卷一條數類於前卷極簡將  
以襄信方來惟東南物產豫章為下故班孟堅曰物之所有  
取之不足以更蒙蓋自古益矣是於貢賦之復未嘗不再三深  
致其意使為政者少有仁恕之行庶幾有勤於中思惟其豫  
至於政教初施必錦其善而遺其不善此居其鄉不非其大  
夫之意亦作志為之法也君以碩學粹然起獻之家居師儒  
二位祠先賢尊景行育人才無所不用其道指撝之是文

書而越往歲後之君子尚求李君之志

吳清寧文集序

廬陵代為文献之邦自歐公起而天下為之歸湏漢作而江  
西為之變故江漢被文王之化無思犯禮華周感杞安之哭  
而安國俗其初感雖殊而人心之安一也湏漢沒一十有七年  
學者後靡然去哀怨而趨和平科舉之利誘之也永新吳  
清寧以英妙之年際沐明之運方策名進士而獨好古文已  
可謂其家傑之士矣茲方今以明經取士所謂程文又皆復乎古  
以其初好固無害於勤矣也讀清寧五七言詩已清潤明快  
古賦已淶矣純雅記不以委婉有法而予竊有獻焉清寧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C.  
廬陵人也姑以廬陵言之固天下之文也百世之師也宜其為歸  
湏漢哀世之作也然其詩數百年之間一而已獨非子之師  
乎因二公之盛後六經之源益深而求之海內之名必歸于矣

蕭孚有詩序

廬陵蕭氏世為達官為能臣至臨江事換有後以政事  
政事稱而其季弟孚有乃以能詩聞夫為詩興為政同心欲其  
平也氣節其和也情欲其真也忌諱其深也紀綱欲明法度  
欲齊而溫柔敦厚之教常行其中也孚有之詩專學此懷  
章蘇州詩如草父之琴武城之弦歌不知其政之化而俗之遷  
也海內之學者者君識一人焉涿郡盧處道號曰吳仲父處  
道有爵位於朝有聲名在天下其氣完故獨得其深厚而  
時發以簡遠仲谷隱者也其氣孤放不得其此茂殊浩而時  
才以參參崔正言今復得孚有為孚有生文献三字藝富  
貴之業而性情溫厚辭氣詳雅故其為詩周於俯仰舉  
相似而此非苟善學章也二居相似而性相近也使他日推以  
為政民尤有不忍欺者蕭氏之末爻於此何不有爭聞其師  
劉君桂弟而深造於韋章固有所自耶

孔氏譜序

孔氏世家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而顯者是為臨江孔氏之子孫  
曰克已者是為先聖五十五世孫由江西不遠千里拜曲阜

林廟且因以芳。其譜中而収其防未續者僕斯得與觀焉於是肅然敬悚然懼進而告之曰允天下之受姓命氏未有非聖賢之後者也凡有尊祖敬宗之心未有不知重其譜牒者也然徒知重其譜牒而不知求夫尊祖敬宗之實猶譜牒也猶非其子孫也而況孔子之世家乎夫孔子魯之陪臣也云今千七百有餘歲矣天下至今诵其書講其道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戴之如天地仰之如日星親之如父母者果何以致是乎衢路庸衆尋常之人一有不合於孔子之教者猶得指罵之而況其子孫乎其為孔氏之子孫亦難矣故篤天下之陸海不足以爲其富極天下之爵祿不足以爲其美窮天下之奇珍異器不足以爲其寶其可富可貴可寶者在聞乃祖之道而凡學孔子者猶必以是爲務而况其子孫乎夫譜其譜者尊祖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之寶也敬之勉之勿怠抱其虛器而號於衆曰吾先聖之子孫也吾懼其有譏其者矣予其慎之天曆二年二月丁酉後學揭僕斯敬書

重脩揭氏族譜序

揭氏稱漢安道侯之後者我桂陽府君據夾漈通志而言也時江之族與我同出乃祖楚司馬揭氏汝寧之族則又漢陽信侯三者政未知所定也時江與豐城之始祖兄弟也今豐城稱始祖為時江尉君誤矣唐乾寧二年僕射鎮

以敗上官達功加銀一斗祿大夫持節東州諸軍事守表  
州刺史并御史大夫上柱國有勞績于袁州子孫世居袁於  
豫章時江為近且我始祖府君政與僕射類豈其兄弟遭  
五季之亂遂散處諸郡即是不可知也然吾先世之雄文  
盛德在宋由進士而入者科不多人自足著白於無窮又豈  
重賜拜汾陽之祿大德中族兄允中念諸譜而脩之今  
則以寧兄復續而廣之續此省油寧海弟之四淒寒霜  
露之感有不待喻而興者况被子之孫之而故云哉

送劉旌德序

凡為進士有謁於予者必有以告之余之忝進士名

也至於廬陵劉君辟召余知已以方擢高科拜新  
安之命而去余乃未有以告之辟召之以裏不假乘上  
今真謂宣之旌德率而徑不有以告之何也辟召之  
所度學皆賢師所興雖皆良友亦言皆仁義道德  
之懿所行皆孝弟忠信之實興於鄉而無奉還  
於有司而無轉余不及則有之矣未有缺過之者誠  
無以告之也然上之取士先德行次經學次久熟次政事  
其後甚備歷廿餘年非不久累其科之士非不多矣  
下政頗教化民情雍塞風俗不興上之澤不平流日  
甚一日其政何哉若以無隙即游無良友以仁義

道德為底視以考第之位者曲行特竊其言以取祿  
位非有躬於之實收。豈精賢忌健者高多懷奸詐  
者益衆附之則安富尊榮達云則貧賤憂辱難儒  
者妄曲而後之故抑捐。州縣上直之府震以不仁之威  
壓以非理之勢難歎自竭有所不任雖能有所不厭耶  
抑任小者不可以謀大任輕者不可以嘗重守一官則治一  
官居一職則治一職非寧相不足。養天下之風易天下  
之俗難更七科枋用者尚寡故夫何儒者之無益於  
國也非儒者之無益於國也不惟盡儒者之用。百年今  
粹衷之為旌德也有君子之譽挾往古之號居一邑之  
長寄百里之命得於己者有躬行之實持於人者無聲  
之望是非聽乎理屈伸由乎道乘勤勤渴之辭及貪暴  
之政風教之流平治之平若奔以東注民俗之變如麻  
之半若長風偃草佛者之惑吾諸之府日矣奈何以  
告之難監粹衷所治一邑耳由邑而天下是在天子與  
宰相無用不能用耳熟哉粹衷之畫平世之不醉知不  
能容不忙用也

通鑑綱目書法序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以為萬世之法朱子因荀子而作  
綱目以正百王之統天地之經君臣之義而聖賢之志

之世之言者社者自子不穀果庶氏以下無慮於十家而  
義猶有所未明輕重有所未解者魯史不可復見徒  
見聖人之制作也後之弱翼異之徑者宜莫如朱子稍不  
敢言者春秋綱目之非深得聖贊之旨者不能也  
故朱子不言春秋而知春秋者莫如朱子世之言綱目者  
亦無慮於十家既有春秋為之義則又有儒史可研究  
其本末且去朱子之世為未遠而又有顧及其門者無言  
念猶而義底密非深得朱子之意如朱子之傳知春秋  
者不能言也惟言未有若盧陵劉氏綱目書法若其  
詞則三筆穀果則義則著春秋而其空則朱子也古之有

天下者莫若舜禹湯武然陽有懿德武未盡善舜禹  
之後得天下者莫如漢曾氏親受漢禪威加中國卒不  
能厚諸葛孔明漢賦之爭元魏據有中國行政施化  
卒不能絕區之江左之晉而繼之此萬世之事多而不易  
爲者而猶或易之此綱目不得不謹者社而作而書法不  
得不為獨目而廢也此朱子之志也劉氏諱友益字蓋友  
遭宗訖籍開門讀書既深於經漢長於史甚爲此  
書於三十年才而較錄之而稿微辭隱義高見特  
識既足以啓廢今哉而中布無窮之義余極曰非深  
知朱子之意如朱子之言春秋者不能言惟言未有若

劉氏綱目書生者是書者尚未甚悉於天歷二年六月十日序

范先生詩序

范先生者諱博字德機臨江清仁人也少家貧力学有文章工詩尤好為歌行年三十歸辭家北遊賣卜燕市見者皆驚異之相語曰此子才不賣卜者已而為董中丞所知召置館下命治不窮時受學焉由是名動京師遷薦為左衛教授遷瑞林國子院領脩官興浦城楊載仲宏眉郡虞集伯生裔名纂集其學遂泊生嘗評之曰楊仲宏詩如百戰健兒范德機詩如唐隱者帖以序為三日窮詠而自比陳庭老愛其風高皆大笑余獨謂范德機詩以為唐隱者帖繁乎真言故改評之曰范德機詩如秋空行雲晴雨卷雨縱橫毫光出入無朕不如空山道者辟數字仙瘦骨峻嶒神氣自若云如其豪鷹之野獨鶴叫群四顧參寥一碧万里差可彷彿耳晚尤工篆隸吳興趙文敏名曰范德機漢隸我固當避之若其楷法人章及其居官廉直門不受私褐屢佐湖北江西閩海三憲府三棄官養母天下稱之嘗一拜應奉瑞林文字而有閑雅之節不喜行多順元年二十五九卒其詩道

之傳。唐陵橫中道，其背鄙人傳夢，產得其神。皆有  
感召其平生交友，及至善終，始不以衰者，則一然相也。楊中  
將刻其詩，命其子達文、達序為書。其始末妙，此鳴呼。  
若總機者可謂平戴士矣。楊中字伯允，傳若金言，與  
礪然，朝夕敬與詩凡若干卷。

書王鼎翁文集序

余舊聞宋太學生盧陵王鼎翁，作生際文，亟相文，每  
歎曰：「士生於世，不幸當國家破亡之時，能為一死而  
無可死之地，亦作為文章，以留其友為萬世立綱常，  
其志奇可悲矣！」嘗當是時，文丞相與師勤王，非不知  
大命已去，天下已不可為。膺殺十萬之靈，方無益誠不  
忍坐視君父之滅亡而不救，其死固已素定，而不待王  
鼎翁之死而後死，使文丞相不死，雖百鼎翁，而不如  
之何。況一鼎翁耶？且其文見于《宋史》，可知而大丈  
夫之行，就義之意，必有眾人所不從識者。追徧其  
邑人劉尚，吾得王鼎翁文集，始見所謂生際文，而  
文既歷陳，其可死之義，子及後古今，所以死節之道，  
使文丞相志不素无一讀，其文稍無苟活之心，不即伏  
劍，大有徑于清濶。蓋鼎翁與頤師至貽見執，子坐

蓋猶於身百無害也。不可與隱，則利都市，使天下之  
人歸於貴。是自口主下曰：「毅宗忠臣父，亟相何其速。  
若此哉？」故父逼相，女兒國，孝子傷，棄翁之文，其文具不  
見，不可知。而鼎第之志，則甚可悲矣。即鼎第居父  
正相之地，亦嘗有低首下心處。恐取五他人，胡廷辛鼎  
策，德之粹，學之正才之雄，詩文之清，則鈞會孟先生  
言之備矣。非不後倫，獨極天至相，一興鼎湯之志矣。

送胡伯友拜孔林序

補某伯友吾鄉之賢而素者也。好學而篤志，嘗謂君  
受大學問，極之恩教，一拜孔林而不獲。有至順三年，著  
以職事上計京師，過任城，距曲阜八千里，彌縫石，不得  
及。返東將還，告予曰：「吾必一至孔林，迺所願。」苟幸有  
以教我，予進而告之曰：「夫健使，使我知所以為人之道，而盡  
心者，夫子之教也。」此所謂得大學之恩也。服夫子之教，  
盡為人之道，而以報夫大學之恩也。非无禮，其里居  
褐其株廟而後為盡報。夫子之道也，辭言之，親然其  
生也，養之盡其算，其死也，葬之盡其殮。其服於身也，惟父母之訓是承，可謂真孝子矣。其養  
也，棄也，終也，盡反是。其服於身也，孝反是。日世一造  
其親，莫不而致有此三事，得謂之孝子矣乎？其事

聖人之德非至矣。不學非聖人之言不言非經  
人之行不行其服于身以志及是而曰好至孔林而  
致其禮焉得谓之聖人。德矣。年吾既知其所以  
為聖人之教所以为人之道若盡吾知而行吾所冀其  
穀夫子罔極之恩熟大於是居是人者猶要譽於鄉  
黨朋友而已夫讀聖人之書承其風氣之學徧思其國  
極立身於求其舊里渴甘於廁汙不遺人之遠矣雖  
然吾享其德之秋一月六日揭侯勑序

富州重脩學記

上卿徑造之明年夏首濟南邢侯來為富州以書

某見於先聖先師祝曰惟夫子之道參天地配日月用  
中幽敢知而用中實生齊魯之交密迩夫子之訓鉉所明  
而未守是所以含物古于衆之國也敢不敬矣朝夕惟奉  
之私是亟願瞻廟宇瞻酒亦晦日余之書也會教授  
清江陳朗之修葺興志今年大脩孔子廟仍其  
舊有惟孔殿及明倫中廳至江山秀傑樓惟一改築  
有加規制必裁就法度主入者限由正途凡為屋宇比  
十楹又刻銅為六十二甲子及禱贍像以嚴紀事以鑿  
半地其前飾古禮宮侯載經度是蓋旦勞車忘其  
私工勸其勤謹矣。未因崇廟誠而命僕斯為之記粵

褚載嘉慶元年  
年世豐寧城縣為富河以河東  
陳侯元凱為尹時科舉廢十有五年文士失其業民  
墮其教盜賊滿野竟數千里不聞鼓大聲陳侯憇  
遂脩孔子廟集小學日集夕儒校之講求治要處賓  
為政不數月境內大治名聲暢也令科舉既復三十有三  
年而候寔來當天下文明人復甚之猶是寫以興學  
校明教化為先務者甚矣固其所以近二十載無有天下久  
歸之貴者君也而君之省行君之化者寧相與天官也寧  
相布於上太守奉於下終之生也為之學校以教之役科  
以舉之不使上有恒業民有恒學以復聖之道則明  
賄材可得而治可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盛於唐虞三  
代而不能去學校廢迄肇以為治秦始去之廢之二世  
而亡雖然君子之學視學校而墮汗以科舉白去就真  
乎夫子之教矣若夫善學問之者在大師則行年而能  
在魚鹽版采則行年魚鹽版采三待學校之教  
而科舉之勸哉始也嘗麻昏傳其人而不為之教  
嘗誣亦聖人之治愚豈不無愧興學孔子者其勉之  
惟廉惟簡正不為盛名而人敬畏之蓋賢守云

金竹學記

皇元制沿學法古孔之德絕壤固風鄧魯一那色  
汝謹學校以為教甚在仁宗時太子太傅府長史郭侯  
履沼清五年始興民和充盡其道泰宗元年奏移  
鎮于全之居湖南九郡之蠶地山靈氣結窮郡湘  
山之稱無量壽佛不滅之所奉古器森走萬姓而  
夫子廟荒祀穿漏曾真顧首辭曰可以民勞為解貧  
墨者以虧濟為辭謂不興焉祖之所侯主會閼  
太守侯總學事教授黃潤民另請於是侯卒諱伍倡  
於士民勸粒下明年二月即工前清閑長治里進拜元  
保智邑士歸桂然壯命童其事遂移木陰石伐石陽  
厓食功傭力民不知役太守何多潤往胡勸夕勞休  
咸並於夜期而廟成乃易夫子十哲像予祠先儒及賢  
守於講堂之左右翼廡門序軒陛以次咸累文碑湖南  
隙地為吉壇三歲以擇御里之明堂四極以館諸  
生既告成於廟教授褐告還江邑會于廬陵曰  
郭侯每以不得君化為恨敢請以述其事且俾告  
於有眾者請之鄙乃群僚以肩附者一百餘家數  
自請吏之不供討而王廟之供不敢怠遑及郭侯為  
守天子少使督督兵討之百餘家咸在夷滅侯以死  
寧乃去刑罰復為少民活非其能主之也以其民情

尊魏文靖公之教大有君臣之分身雖而虧而王共  
不爾故也全之四境<sub>其</sub>中邦之密迩周元公之里父傳  
子習皆聖人之道民之情性豈獨異乎夫碑財沒力  
以奉無益亦若蒙福耕田鑿井服聖賢之教未  
為祓禊且一筆一粟得以充食生送死子徒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君子豎於後  
墮野人免於刑戮果何極而不苟之數也使之然身為  
民上者曷敢不教學在郡治之陽鳳皇之陽崇鎮興  
十三年之所遷也東南諸山秀麗聲音流湘灌瀛水自流  
其下蓋當一即之勝云泰定四年八月丁亥記

銅城縣龍眠書院記

治民之道使民知礼義而已俾民知礼義先示其而尚  
而已民知而尚則知而繩方武瀘州辟減長靈理  
溥化用閩廣舉首取泰寧以至佳士第得示邑首疆  
學政咸用其學以教道民之始益以人之而以為貴儒  
之而以為重而復知而既善其法而遂死居二年白民其尋  
墓于東禪寺中歸王祖靈官于寺為據山以之而  
相者嘗之游玄會其祿大著工度功仰書際  
事先聖先師以至古往並教之孝不踰時而取凡厥

堂曰虎溪先生虎溪先生之祖為居士有六證以  
甚而龍眠之之端禪奇峻於此雲雨鬱鬱澤天下榜皆  
龍眠書院且示不產多子故而色噴為龍鳳瑞又刻  
四百部以供除蠹既告成不廟遂立之師進諸生而教  
之凡民有幸觀者必勸之興是時上既撥亂集大帝  
兵卒未息飢瘦未復郡縣長吏以以蔬改自任且  
不足遑知孔義之教哉而稱城巖名以忠栗之家惟  
賤後民之強暴子弟一有罪禁則竟長老如夷詔  
禁惟見絕於長吏休有方田興學而事歸之  
瓦率多一人携離擗從者長吏堂稱賢民得以生育  
也躬著於春秋故山有<sub>有</sub>山山有辟以始丁于隨俗併  
於林其民勇而好義非獨躬努力茲林之地皆空故  
楚南為強國最後宋室南遷賴其民蔽遙江淮  
二百年與當時民雖弱而淳朴得平首國家有  
宗民不知者五十餘載云何好之君能出而學校  
之教樹而不興仁義之政深而不行養生者石得  
盡其歡喪死者不缺究其禮此非上之遇長吏之責  
也今吾君既畀尔以清長吏之堂以待書孔義覺尔民  
之知而尚平若卉其堂敞其器授其牲靈而行其典  
禮如是而已此事聖人之統節而非作書院之意也

尚其嘉言著之名於麟邑博采古舉進歷剛直  
檢法官未老致仕歸急憲員文節二字嘗溫其在檢官  
祀於堂之北是絕也達熙平天祐二年之春二年而改元  
至順縣學之明倫堂之其所達也之歲癸酉月祀

涿州孔子廟礼器记

古有祭器藏象墨院燈豆之屬以不憲舊籩籠  
云屬暗以行後世懼其遠朽也不待時日也範之以銅  
取便乎有司而若先靈主之制確之其如範為耳惟涿  
州孔子廟器皆上陶殘闕若廟將事者取焉觀禮者  
識為有司莫以異奉定四年秋盧陵曹君明則之領  
教事始自於有司馳數千里還蘆陸範銅以易之有  
事於先聖先師齋廟宜栗者至誠者誠敬之心生焉  
昔之議者憮易之心泯焉遠甚若觀倪仰嘉歎雖非  
古先聖至之制有不暇計於是時大守命花陽令杜肅府  
而藏之屬金章向授經指修斯文而志之或曰範金  
非古也其必無有而體美相莫之或改以淳古也孔有損  
益器之宜然況世所寶三代彝鼎鼎器尊尊之  
屬清尼銅為之也皆自天子至於卿大夫所以貽子  
孫者也雖不可盡信然其素固已久矣謂已銅主非神  
主今且為與彼皆廟主之計也皆能為法于後世也

旦弧不外間水酌矣酒木、飲者能金玉觴為非觴可乎予  
至于孔子可謂知礼矣。其禮於魯章甫於宗廟麻冕而  
禮絰非樂。是以古而是而今非則斯用陶蓋有虞氏之  
所尚也。以木以竹皆非和也。而可乎夫。若者，礼之本器者。故  
之與也嚴其礼所以存乎礼也。而其无而谋局则敬何由至  
礼何由行歟。故泥乎古者不無。適今時乎器者不無。言以礼  
故祀曰礼。禮宜信。斯曰祭。祭者。淳以交。洁神明也。非饗食  
之謂也。苟知礼之本矣。雖信宜可也。嗚呼。曾君其可謂遠哉。  
礼乎。是器也。苟司其僅藏而時考之。在刻其日於左方。

增城三百廟記

三皇之無廟唐太寔中始置祀以著秋配。自若祀饗廟  
后力牧五竹帝益因之。國朝始祀天下郡縣皆立廟以鑿  
者主祠。建堂置更役。教一視孔子廟學大德三年太常  
言三皇而天建極創物。棄混為方。世帝王傳道之首。今  
大醫院請以黃帝良精以相君。冕中央區岐伯之屬  
十六名醫。祀孔子十哲。配享廟庭。是故以三皇為醫  
家專門。之祖非礼經之宜。崇唐制中書下礼部謹  
如太常至大元年中書右丞。廣行者。言如太醫院兩  
清配享事下礼部。謹請以第名醫祀孔廟諸大儒列  
祀廟庭。遂著為令。府。乃立增城未置廟歲暮春脣有

清司徒主事祀其叢祠。崇順二年秋九月時江左祥由  
翰林院學廣物者山縣尹湖鄉路徑歷以奉儀大夫  
治增城既於孔子廟學於城西山霄門外立碑而立焉  
學為三星廟學櫟槐古易元謐清闕之陽隱缺漏者  
蓬蓽而黝亞之自殿壇徂門凡為屋宇有之彌帙  
有如羽達然後三皇之祀始尊醫學之教始竹矣以  
醫家專祀三皇非古制也猶以首國家尊古禮  
順慎重祀節如此有司知守國家常制備其祭礼  
嚴其教道獨其所職而已他非敢置議醫家  
既得崇祀之皇可謂其尊寵矣而抑揚其祠事  
急矣六學政不知民命所宜而稍失孔中重天礼  
寫其咎大矣凡居是者可不快哉左君闡疏平視而  
立有善政且知前先祐是行也惟究其穴以贊其歲  
者醫家教諭鄧友益也南雄路儒學教授以左  
君之命請祀乃為之書

建都水和監記

會通河成之四年始建都水和監于東河之景德鎮  
掌凡河渠灌溉之政全以通航貫漕天下實京師  
地高平則水痘故為渴然急之水積則立機引繩  
挽其舟泛下上涓涓之水逆則以閘為防以節

江水溢則綱輕難收以巡其界之徒未得之肺首置  
吏以司其充耗稽用之員而稽其誠以鳥雨潦時降  
則命積土壤具畚鍤以備耕牧衝射少將固以履核  
以導向於塞廟時而巡行閱視以察其用命不爾  
命者而督罰之松監之責重在恤兵始六年秋九月  
河南張侯仲仁以歷佐無事翰林太醫三院皆從其  
官且周知河渠事遷任都水丞三十有二年冬司東  
阿治凡河渠之政母能故有私也沮勢怛威懷宜通  
徑略有憲法亂政雖天子使吾品以上以名聞其下  
謹以旌靈倫利母有所貸侯北自永濟渠南至河  
東極陝泗之源際疏濬防凡不苟解所咸底于理  
退即所署沿之書庫冗儉幽更側立无所爰處於  
家曰予亦節志此惟恪基是闢頃以國丈之室制干  
里三命改役徑百工何所妄取下走群吏何所敢令  
鄉遂之州邑之長何所尚豪傑揚益光祿臧貳  
千里共憶來何所相撫止或烏夷避微絕羽  
庫協謀于史故石窩村為空於故四省之偏隅  
隣廓深閭阿蒙穹窿績之聳立不勝贊佩几席  
之美物不啻凡人

卷十 丁巳夏

西湘之村治鉛礦曇漢工役肆于重門之內後置便  
客之館皆環牆內向有翼巢有巖外附方池長隄  
彌江子折而西達於大達為砌布築周垣德城遐  
邇縱觀仰愕特後歎其言曰惟矣明憲國敏于公因  
私役大而民弗知功成而監益尊監益尊而蓋  
行期阿渠之利永世以賴漫及指在者自西湘忠武  
王達議于淳祐初平之日上監馬之貞奏功于孟尚  
一家之時自時厥後令蒞於許者鮮不著勳碑旁  
載于簡書而名署之役乃不特美非常修其名以  
夸其民所以上官守肅上不崇末而立政也誠宜焉而  
而不敢後惟國家一日不可無河渠之政一日不可無耕非  
其人是役也百事於侯至之明年某月日卒事于差  
治元年某月日信內外之音解午正是歲九月朔  
具官揭某記

安福州東嶽廟記

五嶽自古皆秩祀於天子而東嶽獨為天下宗今郡  
縣不置廟則以為閭庭於四年冬吉安路安福州連  
魯花赤瞻思子始建東嶽廟於城東門外主序  
嶺州郭恢等等據其謀使吏及州民之樂善  
者相其財地利良以清創於明年秋廟成重門

祀販布廣澤

臺列祠宇有二象徵嚴翼軒

陞崇隊上崇祀靈木殿滿湖旁列群山後視丹崖  
相陽名「復」女神桂美雅虛用女儀於而上俯伏拜跪  
如臣父母復代石爲橋曰秀川而屬其上六經以達望  
走形木為碑曰一院以休蓮觀而命道士鄭某守之民  
大悅。明年秋州人前舉慶慶諸廉侯書院山長彭  
德昌請祀於石夫東嶽魯望而廟於許侯志也  
民不知善而惟神是依察也苟改八年宗不歲饑善神  
得享福善。禱濟天有常道事神以民國有常祀  
不可繕直不可征靡屬弗棄者神無威不遙者誠  
三神若在弗禱降惟君子能之莫矣備典常正國祭則  
國家之事而吾子之心具官揭某記

浮雲道院記

余方窮緝周行進不能有裨於時既不能自贊其  
過而宿有言浮雲道院之事者乃起而四顧在晉  
失敗。坐若天地無所容客予言曰吾所居郡曰廬  
陵邑曰永豐是為歐陽文忠公之鄉吾之里在雞  
山之陽鷺溪之陰山川深厚草木穠饒其人多  
而壽福之聲溢乎四境。熙豐之民安乎四野時  
無盜賊平夜而二加布之早夜寢食盜賊而不入舍人

無遺書矣。實之。一。元祐。一。民族。皆三百有十二年矣。環  
吾里數百家。無異姓。良田數丁。以資本。嘗去劉氏。冠皆  
喪祭。不祀神。其祿。公家以時。乞金玉。狗馬。疎無高  
爵。重祿。之福。名食其第。若守其常。吾雖窮。游四方。而  
安。嘉定四年。昧。吾歸。自江南。入歸國。數。計種。桑。柳。  
百株。松。若。橘。皆千株。木。每。二。脂。可。食。而。燭。俗。錦。茶。  
子。官。木。李。樹。者。七。百。株。茶。五。百。株。柳。李。禡。果。如。竹。之。屬。  
又。確。是。歲。先。售。之。人。雖。不。足。凡。自。給。计。奉。年。三。後。茶。  
者。賣。者。脂。為。謂。可。如。材。可。器。雖。可。新。者。若。效。其。前。  
則。君。春。秋。之。常。朝。夕。之。榮。宗。旅。鄉。黨。賓。宿。之。奉。  
可。不。具。不。足。矣。吾。之。有。兄。弟。子。姓。教。丈。人。承。祖。父。之。綱。諸。  
頗。知。学。足。為。保。家。之。子。天。之。所。以。興。我。者。而。既。厚。無。復。  
何。能。封。白。葬。室。四。極。其。年。道。孤。脩。所。取。孔。子。不。義。  
而。嘗。且。貴。於。城。北。浮。雲。之。謫。偏。曰。浮。雲。道。院。不。為。  
其。寂。有。愛。而。加。之。者。不。敢。繫。有。錄。而。傳。之。者。不。敢。止。  
行。藏。用。古。一。體。於。天。大。聖。人。之。興。衆。人。欲。富。貴。而。懲。  
貧。賤。非。甚。相。處。也。而。而。多。不。承。得。甚。但。不。可。必。得。  
不。能。去。其。所。不。可。之。去。若。其。所。多。其。所。不。可。其。所。不。可。得。  
將。而。已。累。而。不。成。不。成。不。成。所。之。而。必。得。於。求。去。其。所。

不可不云陰在地下而不猶泥在後而不知早夜以尊  
死而後已於是而始如天地日月一旦萬古而不可沒  
及寂無聲息空燒忽而為灰灰而為灰沙其者  
聖人何啻千万里吾非敢希如之快少異於眾人  
無參於前人斯已足矣乃影曰浮雲兮悠々無  
跡兮赤兮浪兮安帰兮羲與仁胥畢即精書兮  
記客名鶴字楚奇其學以仁爲宗其文以義爲  
本其詩近陶柳之間其大父善焉至百三歲云天  
歷二年六月廿日

檳州靈廟碑

賄門西南行六十里有山巍然而高大隆然如波濤蔽  
於一州者曰連珠玉有峯焉有君山深窈若興世  
閣谷之有寺有名於其山南唐昇元中肉巖和尚  
曰智通者嘗居之左右數十步有廟焉曰靈廟之  
廟宋慶元四年所賜額也天歷元年寺住持如海  
知事擅善政作大殿五間丹楹障井崇阿瓦甃  
湧泉辟為海潮覆露之狀仰屬深邃仰鏡廣  
庭自夏徂秋亟庶於威神之祀人樂其分明年  
仲夏元辰大德壬午

古方林廟碑記

其上杉下有泉人

汲而得之然蘇旱而食病一夕神附童子語及夢生  
由齒和言曰我朱森秀才也兄弟三人皆隱於此江  
廟祀我當福汝民乃作形為三袖像冠服形鬼一如  
所夢者而祀之揭靈若鄉耆餌二百年至景定  
三年始得對為厚感淨瓶許祐三真人金爵神有曰  
朱者株也森者朽也秀才者美木也兄弟三者  
三不全之所生也蓋未德之蘊卉之於立者不無  
為祥不為咎而能大庇斯民也若非此之靈也取非  
神不立神非崇不留惟赤山與天地無窮亦神與  
聖無窮其必與我无相为无穷也豈非亦厥不立

以壯神之居以稱此山敢不敢德其事有昭呼尔民  
其益穀為善母使見臺前神哉天歷三年夏  
四月朔記

胡氏因趣亭記

豫章胡志俊以高才重學懷居佳賢官法主上  
治通祖西園累尋其洞府附身念之以東南先朝阳而  
多陰宜木果即此地產梨石南為正陽之方宜芳  
華而利種既嘗不所尚貴後以寒而復閑故以培以半  
而北半而種植

三

曰梅移竹之友也今有蔚

葉之屬叢生而可參者皆

列於亭之左右。每觀賞處而念其嘗言曰園趣甚矣。今  
途在正東近所居之海棠之西有二池。一道鑿小渠引  
水注其所居以入東池。渠之上古木參天。其先祖所手  
植也。東池之外寫太極。春分江溢可以舟楫。池之北為堂  
一楹以為子弟講肄之所。北為堂。南楹以館賓客。又北為重  
屋六楹。藏墨世之書。此其園外之事。不復以爲或難。之本林  
後。洛家有法師事。有勤凡。之子芳。子公。之子叶。器。云。更  
不及于門。因園山林之務。不擇子第。云。暨。僅。僅。之良。者。  
至其成。以。洛。之。叢。勝。之。板。不。墮。於。懷。子。孫。之。整。子。穀。云。

隆化厚摶。聘良師友。以。訓。之。而。日。就。月。精。之。功。者。在。聚。其  
志。此外。非。禁。狂。賓。客。廢。平。事。不。得。因。白。日。生。耳。上。興  
園。一。野。老。論。農。圃。之。要。除。其。株。穢。候。其。經。術。疏。其。流  
泉。時。其。灌。溉。觀。其。華。實。全。生。成。圓。陰。陽。之。象。祀  
倉。夫。消。食。盈。虛。之。理。而。忘。其。世。慮。寄。列。躬。祚。廟。禱  
或。風。平。松。竹。之。向。或。倫。爭。清。小。池。之。上。雲。山。烟。水。文。錯。乎  
指。顧。之。間。而。閑。中。之。趣。雖。方。鐘。之。祿。不。與。曷。也。是。故。老  
字。者。不。遷。理。達。若。不。惑。事。以。如。情。內。迷。心。曠。則。境。融  
雅。宗。毫。累。祿。齊。若。異。物。之。無。名。姬。肺。勝。亮。絕。之。  
管。元。奉。德。三。

晴集卷之三

碑

刻于亭之上

楊氏忠節公記

盧陵楊氏作三祠者何哉漢六祀宗沿江諸郡皆立  
風廟遺其先矣襄陽人以建康通判被執罵賊死韓  
侂胄專國禮兵文節公墓里以寢復閣學士家居  
之三日不食就死而祠之也宋紹定康通判贈通奉大  
夫存者何嘗以直抗蔡京為楊氏忠義而先也別祠廣  
東鍾鼎連長孺吏部郎官孺子同知嶧州事學文者  
何經略仁聲義塞風槩天下在廣東三歲補右萬  
緒畫以代民輸丁租不持一錢去東都園通無惠奉

法循理為時良臣岷山少穆尚義使以私錢後又請假  
居割田百畝以建祠事皆克昭先烈者也天下楊氏靖  
祖諱太尉震盧陵王楊列官員祖蓋太尉之孫唐  
子祭酒膳從僖宗幸蜀而居眉山者之後也自秦  
漢之後卓然有天下三代之風者宋而已方其盛時歐  
陽文忠以古文正天下之宗廟王道之本及其衰也楊忠  
襄相惟以大義折敵國之氣奮牛鷁之神為方世  
之國三光而暗出之於盧陵何其盛哉夫卓然可旌三代  
者宗以榮矣

述其事

不服

下國以弱虛宗室

周之東遷亦有相參焉胡忠問于周云前文忠等是能使周之亂止相有愧於宋者楊忠襄胡忠問文丞相也多互相之死豈非有忠之名之節為之標庫乎不益稱之於蘆陵也忠襄不可及已至若文節年三十餘已歸主告老將卒數矣國一權臣擅國遂至餽死僚在文丞相時嘗徇如武叔蘆陵若歐陽氏楊氏胡氏文氏子有身致死淳之江濱年七十時國家之元氣也而歐陽氏之蘆陵之元氣矣岷山之子元正清祀忠節初故衡及之嗚呼被楊氏祠列蘆陵多賢矣

故楊氏人物之盛宋三百年耆士之數奇可見而已世所著士無蓋於國可乎元正之楊氏毛資子孫也由太常奉祀為忠節者屬祠成於大德七年以附於元统耳

孝道廟記

臨江新陰之南有鎮曰此江鎮有龍母祠曰孝道廟古祠在今德慶之北懷成鎮陝江受吉贛南安諸水于宜章六賈之府倉西之加東水勢湍悍歲歉壞舟楫必有舟工神燭於船底而行不相於此以獻水患無不可度矣此其擇上下水旱疾疫若禱有主大二年建之以待之以義以啟其愚匠祐政元

丙子夏余慮淳上嘉慶

陵龍意娘江孔思陳宣芳郡人李源清德能而性  
善志仰於始創廟妙有唐宗碑乞於分祠崇  
見神之賜志碑乞庶者知所本也初唐李景休趙公則碑  
神為秦溫氏之嫗澳於程後得巨卵藏于家生文龍  
五雄二雌行而泰之鱗角其具乃放江嫗日係江次  
龍鄉舊嘉奠於嫗若致養焉者始皇帝聞二官嫗  
竹中流龍挾舟而還燭孔鄉一羹之程之左澑峰水之  
窟後有哀麻而杖哭諸墓且祭其祖廟也一夕大  
雷電震之高國鄉一祠之此自唐宋祐歷宋由永

安郡夫人五帝為崇靈孺福妃五龍子皆爵祿侯二  
龍文皆夫人號由永濟改曰孝通大觀二年所賜也  
夫物於天地莫神於龍有功於天地莫大於龍故其處  
配祀為麟蟲之長古之羣祀不可測度燭非祀龍往往  
以養石廬生則舊時食以養之死則為哀麻  
能之則知忠孝之大節云莫過於龍也龍之德其至  
矣平大龍潛移形神開之中待時而動妙以感雷電降  
雨澤敷濡沃灌庶黎石汗祀之能事也而謂善覆  
身弱之非也

自古一善皆忠思誠仁善義自己於

天祐山興

吾蜀有孫先生伯溫之撰

象州守都饒公淮渡乘風大濤欹舟  
服拜于舟祀其生辰乘北上風正上龍天  
苟有善龍有不佑者乎由是啟乞人言過覆溺者  
非龍也乞福若禍淫天道亦福不回人道天令  
際龍如之大婦以慈致福之廟廟食千五百餘載  
其可征矣牛敬書以告乞靈者至元二年丙子六月甲辰  
記後二年己卯乃乞重書到石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  
大指某識

大元敕賜脩堰碑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江水出蜀西南徼外東至于岷山而禹導之秦昭王時蜀  
太守李冰鑿離堆分其江以灌川蜀以饒自秦  
歷千數百年所過衝薄築墻大有民害有司歲  
治限防百三十三所役兵民夫者萬餘人少者千人  
下猶無八十日不盈七十日雖事防不得休息不  
終者三日少續富庶於此實居於力辛亥病會  
其患多歲不下二萬緡家聚斂於民十九歲於吏聚  
之五分不足以更昔卒奉上皇帝即位明年僕四川  
廉訪司寧吉當署以行國視得要害之處三十有  
二條奏罷之

此生民之福國之幸萬代之利也知請出於錢武  
以小堰之成皆恭恭不勤乃具文書會竹荀及蒙  
古軍督署長都縣官寧鄉老者陳便宜皆曰  
便復禱祠與神約者鑿之誰惟以富川守達萬世之  
利神之神也今少其道民失其利卒棄其鑿蓋而  
神弗之叔是神之惠弗能之神克相予之治神弗予相  
請占神陰雨十三吉於星辰後歲德以至元政元十有  
一月祀肇事於都江堰都江印禹鑿之處名水之  
源也壩并閘限其兜水西向據其萬南江南北皆東

於此舊無江水鑿以避沫水之害中為都江堰少  
車為大木釣魚子東跨二江為石門以節北江之水工策  
為利民臺之東南為侍郎楊柳三堰其水自離  
堆分流之于南江西至麻角子東至金馬口又東  
過大安橋在成都俗稱大阜江津之正源也北少  
車為虎頭山為翻雍臺之有水則足薦之畫凡  
凡有一少在荒原其民善過以夏沒其刈之因乃  
書深闊隨底作堤之字其條施防水之法皆水所為  
也而東有離泊子東遇凌虛分水之橋子東至三石  
洞潭為三里

北過四石洞折東流過縣城又南流過成都古衙之外江以北所穿二江也南江自利民亭有支流東南出方王堰東為駕駝東流至成都平南江渠東行二年餘里以決曰馬壩東流至成都平南江渠東行二年餘里以決其南淮寧有九歲疲民力以塞之乃自北淮鑿二渠與楊柳渠合東行數里經興馬壩渠而渠始安流自金馬山之西鑿三渠合金馬渠東南下於津江羅盤經黃山子金白水於興奎三利十二堰北行三石洞之東外應額上五斗滴堰外施被上之水皆

東北流入外江五年王水于馬壩渠首而江之支流也外江東至寧宮方堰之支流自北而東為平上南過流白堰東丁幹堰澗而清白堰水墳其南淮延袤三里餘有司因堵以為堰之輒壞乃疏其荒淮舊渠直流而東嚴其堰及三年六洞之役嘉慶丙子春神有堰曰陽化則授其成長生保庇其功應期而畢之都之九里堰嘗寢之方工堰彭堋口鑿涸千二石洞之濱民羅江馬腳諸堰工未及施而詔令責長安及農墻引水灌漣都江及利害灌之役最大寺

肇流碓口新

知事等居大江中流極以鐵革牢

鋪鑄為六龜皆以鐵柱而釘其隙以捍其浮水之濱  
即工諸堰皆築土石築鐵以固其中取洞寢之油  
全麻為上和石次之所以省錢偏僻水潦岸差崩者  
密渠江石以護之土植楊柳旁種葛荆棘比鱗次  
類以為固是無數百萬計而主義疏舊渠而導其流以  
革民力或鑿石渠而設水勢以益民用遇水之會則為  
石頭以時築閉而泄蓄之凡智力所及無不至也初郡縣及  
吾家志業都江之役巨耗七年其長官奏請獨任郡縣  
乃以其民多治下流諸堰廣通其堵脩而大其役民甚

至是役令有常歲獲以之用僅脩月堰輒壞亡雖得  
集以置碓磑銷鋤之處以半方數四時流轉而無窮  
其始至都江水深廣莫可圖必有大渴湧出其西南方  
可數里大得用車其前石壠石凸陷墮以空而前  
向皆然蜀多雨自和徑至才不畢無雨雪極力省而工  
倍而民不知勞若有所相之者必其患誠所感如此號傳天  
子賜酒之使相望於道者臺勦之根不絕于更所  
溉六州十二縣二萬減穀無慮而下至郡縣上至藩郡  
患其害已且慨日怨無決之水以灌其次或然都  
督至以害其事一日六不拔蓋固角趣胥大云告

成  
宜惟貞公

卷之四而考當著會以監金屬

史官省臺上其功一詔已信抑化於碑臣固以先於新康  
首六政九疇所無其役可觀矣夫水者民食之源也然有以  
為利亦所以為害在善存厚而可為平以土相山廟之禮  
后播種稻禾朝之萬世有傳有是能為政不存於農不  
先于水是之謂不知務是謂冥行之詔李冰一鑿離堆  
民無其賜吉當著才大而德敏憂深而知遠不徒其道  
不虛其志除難忘身為國家安釐節不勇於義而  
知節先務於事可立而功可建其在蜀川若清羅鹽匯  
使司正鹽井之清口去其奸利置安撫使移四方流寫之

民以安其耕鑿及居產端和無不言之無不貞誠國  
之寶臣也判官張知碑智褐遺後始克相其成雖  
百折而不悔之今之隣有司半之役也石工金鑿皆七百人  
木三百章人往三半百人而蒙古軍居其二半糧為  
千有奇石之材取於山者百萬有奇石之所以行計六  
萬有奇油牛之鐵六万五千麻五半量其工之直物之  
價以倍計者四万九千有奇皆之於民之庸租而在官者  
餘廿万一千八百緡委派守以貸至于民歲取其息以備祭  
祀若闕難脩墻三費仍謁達二民常所繕修以尊  
其禮事鳴呼

忠之者尚永鑒於茲勿忘其深

澤治事以

國家之夏臣拜手稽首而訖

日鑿離堆，以勞尔川。置饋，民忘為秦。可忘，  
國有人。何後世，衣冠元歲伐竹，歷巖嶺，斬亂石。  
至堰江濱，退，無功。民乳勞，流乳勞，天不雨，都伯怒。  
若江妃笑，豈仁云為惠？勞惟自厚。召龍節，方備衣綉。烽  
皇，方不稱道。召龍，方穿。穿，詐智。予所期。江淮，方  
廣，宜深。龜，鼈，步。近，方敏。龍，晝，下。不可以聞。步，上。不可以  
測。瀘，陽，方急。吾，伐，石。石，目。推，吾。民，多。民，子。奉，堰。既  
往，言，民，多。蓄。此，章，予。立。仰，神。比，哀，神。降。立。功，既。畢。  
堰，示，固。予，民，安。供，以，置，饋。宮，國，之，寔。千，万，年，子。仰，不，失。惟

帝之力，乃臣之職。

重建濟州會源肺碑

皇帝元年夏，肯都小丞張康改作濟州會源肺。成，明  
年春，二月，具功，狀，遣其屬孟思敬，至京師，請文勅。右  
惟刑元，奏命定，舉。出，薦。經國體，民，後。和，四，海。辨，方，物。  
宏，貢，賦。究，河，渠。以，速，漕，度。乃，政，任，城，縣。曰，濟，州。以，監，齋。  
魯，丘，交，據。華，吳，之，衝。導，濟，水。四，江，會。其，源，置，肺。以，名。  
華，西北，至，安，民。一，字，新，河，據。于，腔，清，地，降。百，十，有，六，定，為。  
肺，大，以，達，于，永，寧。漢，南，至，古，頭。地，降。百，十，有，六，定，為。  
肺，大，以，達，于，永，寧。漢，南，至，古，頭。地，降。百，十，有，六，定，為。

兗州府牘

而舊原主碑置于其中歲久

皆日弛懈皆廢墮偏弗時先皇帝以為憂亟詔之  
詔以疾分治東阿脩復舊政亟布禁令嚴舉措之  
禁杜姦利之門革職此等靡於寧處明年冬以當  
代請去弗許行視濰縣峻然狠悍歲無稼其櫛土  
崩石泐岌不可持乃伐五區里之山移木淮海之濱庶  
朝至于河上率柱相宜導水東竹揭其下上而揭其  
以儲薪材檄放諸豪抑而復其南平尺隣七足以爲  
基下銷植巨栗如列星貫以長桺窪窓白石壁視其

地無有所鏽漏衛五十尺縱百半尺八分其縱四爲門  
縱遙其南之三北之以敵小之肆矣震蕩之分其衛  
二萬門密折其三以易兩墉四多其密亦甚一以另門崇廉  
甚中而翼不甚外以附於防參分門縱向於北之二以爲  
門中夾樹石礮石納雙版五千門崇赤其一以另鑿  
崇翼之外更也多以防以禦水之潤以磚薄館皆言  
三平之多殊矣甕大牙相入其以白麻固以白膠摩  
礮牆磚固以熟鐵壓前研平混以灰天成冠以瓦渠  
偃如卧虹蟄首十有三百乙卯仲夏會群屬宴於  
河上以落之志

者此集酒舉樂揮鍾以備

鷺櫂與賈水

之功福庶乞德澤動靈若日新曰聖天子健忘之事  
不易任臣或取功惟德百年享天之休是役也以計石  
五百字木十六金五十五五尺四百字以材計木  
萬方百四十有一石五千一百字有八萬二億一千二百有五  
十以計鐵二万五千五百麻二千三百石之灰三萬三  
百字有四石計粟千三百有半視他肺三之二視舊  
倍之其多於縣官者鐵若麻木十二石石之一粟毫  
三錢產山便宜調度不以煩民此其大較也知府臺  
明年凡河之溢者開之壅高除之汰者塞之枝其  
明

深挖築堤無所底常禁其芻牧使防有所固滻  
其防而廣其址脩其方之巒泡穿漏者渠甚壞  
之疏惡者壞農瀛七百里防之外增為長堤以備  
暴漲而河以安流潛為石壘以納積渣而隔河  
三郡之田皆得耕種士著民采馬齒之實種之  
就河兩岸以鋼其濱沙皆自貽南至彭城東至  
海尾絕者遠之繫者期之為杠九十九為渠五  
有八而挽舟之道無不究矣乃達之河及會源石佛  
師座三師之署以嚴官守樹河泊龍君祠八極都  
水之蓋焉之直

右尚書李寔大魯恭中書錄事

官忙迷祠三以齋  
不為凡河之而德心而藏水以待  
渴者種樹以待休者廻荒蕪則男女果羹之餓者  
粥以食之死而藏帆而活者歲數千人是以上知其事下  
信其名用尤異於赤役也矣其能矣然古者三載  
考績三考黜陟此明故才得以自見方世祖皇帝時  
天清地寧群賢滿朝大監馬公之徒得以陳力載焉垂  
功無窮者慮之遠擇之審任之專也向使康竟代去  
雅嘵其志極智無能究於其職是亦無所遇也惟赤  
肺地最要役最大馬氏之後厥功為最國以詳於是  
碑以告後之人矣名仁仲河南人詞曰

昔在至元惟忠武王自南還歸請南河集自魯涉齊  
以達京師河渠既所四海卒長万世是實相馳名  
垂四十載孰暢而深翼襄之張康竟命仁宗號金風  
駢微之聲後既降既仰膺輔佐基先雖而興隆  
而休觸冒委曠夜者棄之死者懋之奚有劖竭  
拊循勞悴信賈之罰勿亟勿遲十旬之間逋負  
艤相衡罔敢後先上兩腋藉置王才兼自此自南厥  
盼嗟咨曰惟京師為天下半之寧則固惟帝世祖取有  
南青澤是藉四不之供不千里如步跨步聖徒明示

念信達才惟產言上者若舟行日不舉重今以首數者  
者舟行歲不數万言以信處惟弘乃明惟勇乃敢惟  
廉則知反覆之會有徵其肺有荒其肺功在國家  
名在天下永世是度

天華萬壽宮碑

唐貞元中吉州刺史閻庚陽至城東十五里天樹堂  
夫石峰後傳以為仙云其山姓閻氏素有孫世有郡人  
山高廣可十里絕晚郡中諸山或言古仙人降卽其共  
弟李王郭二子嘗往求其處及移山中多光怪燈忽  
妄心甚果赴祐三年僕褚孫口啟即其地祠序卽

以其二弟子及侯配廬殿大庭高門脩廊皆合制度又  
割田廬有道之士以奉祠事明年那人曾編脩草申  
省請於元教大宗師命為天華觀至順元年陞為宮  
明年正一教主三十九代天師加天華萬壽宮真考其  
額咸謂君子仰始宜具金石刻請內刻祠按廬陵志  
侯名宋初隱大名後得道山東南三十里洞巖臨  
江玉笥老臺承天宮西南十五里南障山葆光觀有古  
州閭使君別號之號得道衡晏居之因莊急不可知  
而戒昱集載送青州閭使君之遺詩此不足徵者僅卽  
事見列傳天下苟無絕學有深妙遺跡要奇

諸聖皆之士君子實以不外其勢不見用於世或著書立言以傳其道或躬耕自給以示其志或依託佛老以寄其迹若此者世多有之後世多有因之以為富貴利達之途執筆寫文字大金主耶爭先者係之孫自比歲艳其才藻豈師教被薦不令去最後愛知集院諸學士舊名甘肅儒學副提學文翻筆語曰即見用以跋五望今年馳數千里之地逕尸寸之祿智者不為也自天華故士君將老有其猶有乃祖之遺風與其祠曰

瞻天華之嶺之方前青牛而後元武而婉輶而回伏乃身薦而軒翥丹霞爛其高乃白雲竚乎在下微

城郭之鱗甍寬平原之曠香城撓其在望乃乃匡仙之故居枕星潭之馱瓊峯大江濱而在巒步靈皇而造神隩乃顧列仙之攸館淳玆既厭世而高馳芳闔但又損余而不及召者官伎格乃俾罔彌笙抗文龍之雲旗多下祈羽裳於堯神君之來降方余將爾遊並昔孔子之能乘桴以浮海至老聃之度固而西遊知無期之不可以忤乎道懷乎其莫留何惑之光明兮高蹈而遠引矧其色之鉢藜兮乃英暉所復君子固難追而易退兮因時而歇陽神君既有此靈宮兮曰一月之安處壇山麓之四周多綠青

川平流擊下人魚，院之歷年歲而猶未改起倚檻而  
皓皓若將畢景而靡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臨江路玉笥山萬壽院天宮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下称大名在大江之西者三曰匡廬曰閔阜曰玉笥  
玉笥山為天下絕境榜道書及圖志於洞天則太素法  
樂於福地則郁未凡為老氏之唐三為觀主者一而覽  
於萬壽院先天宮，在洞天之西三會峰之下玉洞主  
云卽極子真隱靈棲洞和覆箱之巖有觀曰玉果言  
初為觀時天降白玉果因以為名晉示嘉中經號於此  
唐之李道出劉潛名建老君院觀有曾濬明達  
精思院而玉屬主遂以觀為靈雲院南唐保大中經  
靈寶天質儀院院之西後為玉母觀劉傳陳衍觀

壽傳丁守

質曾傳宋懷德汪希聲皆有道

者號玉果公祖志大中祥符元年賜觀額曰承天宣  
和初陞為宮主之眾築三宇指為友寮五年崩而唐宋之  
君數設金絲齋雖於此故玉筭之力震天下大觀庚  
寅宮吳若水達禮協以居寮之存者僅十有三靈襄  
王左曰延祚浩然以所養真老君曰仁智玉洞玉壽  
玉精昌曰清音清德相潤道冲雲麓建矣詒興  
降管轉劉思齊知宮楊得清名沒其宮何直冲何  
守玄繼立宮日以備威序中管轉李九成兄玆為閑  
門宣贊得幸上為請以甲乙傳次程元不圖期至元二

十六年詔加萬壽承天宮鑄吾品章以允一為本宮住持程  
點兼度路道錄興知宮謝景巽謀大新其宮以稱觴  
景巽乃種松植財待之大德三年和他東西廡而允平  
劉善弟周原深劉居叢何應仙等繼之皇慶二年壽  
翁原深建壽翁祠主宰三官三殿亟祐改元建三門及  
正祀堂鐘樓齋坐庫庫之屬至順二年居叢應仙建  
三清殿費鉅翁竹居叢及李師周名叢以私錢卒  
脩倡之餘皆之諸宮中王實仙等木惟棟材得巨樹  
株于郡人鄧守一辟皆取之謝景巽所年植之者收  
是棟宇則金碧之飾象設之嚴莫不度越於前矣

天增飯鼎高  
情為龍公有奇而宮始大備君子曰  
大江之西雖有三太名山惟井山兼洞天福地之靈峰有太  
白雲臺群玉在望之尾三十有三壇有太清太乙曜明  
白鶴三屬三十有九堂有東華赤松白雲之屬十有二  
各有彤霞丹陽三屬五井有丹砂玉乳醴泉三屬十  
至若三清八池七潭六源四湯二函涌皆勝絕之處寫  
摩天圓降石柱載之莫究其名窮之莫竭其源雲  
雨而都雷電所家金芝靈草之所圃神龍果熟  
而窟无天鍾其英化儲其靈磅礴扶輿非遺世絕  
俗乘虛取景之士不勝睹也古今隱哲得道於此計

不可數其章知名者若秦孔印明寺十八瓊梅子真稟  
杜雲永黃子雲唐羅平房羅之遠術脩直剝道  
平宋沈驥不得一李思廣之健平素之精妙落奇  
傑世不常有其不得名於世者不知凡氣且神禹大聖  
也陰武英君之言皆嘗應符受錄於此使天下之人  
披圖考驗游士以訖孰不歎頸折首滿然如在渺茫  
外信天下之絕境矣而萬壽承天宮寶統此山不重  
乎念在之無不獨可稱上賜予前称此山不無美采茲  
是宮也興於漢成於唐燬於宋雖後於南渡之三百  
餘年以至於今尤且美殿雅艱卦為之後者當何

如其徒也。余不以爲是也。有通元冲素明遠法師  
漱門高士何君，在仙心宮玉階坐堂仰天禱念其情沒  
之難，何剗日上諸老乞勸請文刻石余與印善子嘗識  
何君原已沒矣以詩

大江之西洞庭東。二山鼎峙爭長雄。玉筍峰嶺與天  
通千迴萬轉重嶺連。十八疊峯不中地。蒼苔十萬方  
龍九子乘龍上虛座。赤帝羽衣九九疊。霞照曜何烘。  
降三疏不敢芳賊凶。曾瞞欺天塞孽聰玉界白晝  
隨靈露隱壽春真人抗雲蹤。玉壇佳氣長聲磬。  
璇頭翠羽闕神宮。水霞照地光灿烂。急洞唱玉相

鐘。春群峰四合如胡宗。承天萬年亮天功。太秀此流  
郁。本固重巖洞盤守鬼。玄白猿夜曉。寶氣衝我欲。  
言白雲封金闕。先生碧兩瞳。弟子父祿。敢以崇巢雲  
駕。霧留瓦殿元。渺長史白玉容。乍言未相逢。一夕渡  
世。其達忽而目。之。七發紫蒙朱宮玉堂。繡簾櫻青童。  
素女清而半桃李。杏花相映紅。忽而不見空冥濛。清  
闊。猶若鶯興鍾。知如金雞啼曉風。何劉沈謝教十  
云。遺聲遙響猶颶颶。一黃鸝羽節。何當涼露不霏  
霏。佩珂璁下興也。今哀懷惆悵。身為風牧。常先鴻上佐。皇  
羲播時維。墨華浮。朴服唐志。物不厭鴻年穀。豈

氣酣元上三層

周覽四極

摩蒼穹前有天柱如華

萬落日照佛金天窟三峰東去號赤松雲臺太白相  
橫絕群玉金扇處更復濃兩峰相倚以臨峯紫微  
高閣跨霞巒冲石掩金柱旁龍庭長江外抱若虹  
東以驚峽轟震岳南分萬古聲流百神鶩集元  
氣融靈陵蓬萊轉峻嶠仙未不來戒心忡忡洞  
草名碧卉食之千歲輕如重取能亦之不可窮取  
佩含景隱山翁此絕色自屬東方臘守取神鬼天銅  
坐圓絕景忘者穴

勅賜漢昭烈帝廟碑

漢昭廟祀漢昭烈帝閩將軍羽及秦蜀郡太守李冰  
甚度號蜀國將軍皆源之於南十里樓桑村即昭  
烈故宅其元昭烈廟宜以鄉里故改在蜀堰源以灌  
民田乃鑿石為五庫牛以厭水妖並無洪河大川歲多無  
水故廟之祀陽禮智卿有益者神巫王煥之子也燭武雖  
餘五年溫允益彰其業如燭之神遂名而得施與  
你昭烈廟及蜀太守廟于其壘前立陽於南平章政  
事令中政院使哈刺帖木兒相以私錢若干而殿堂南岸  
募役器物之属無不備元統元年九月十日為諸於上陣  
者幣以嘉其義同月辛酉之日李言之左車園侍書學

士沙刺班傳

臣僕斯紀其事於石而皆歷之某  
危為善之職歟此且天子固天下神明之主凡有功德於民  
者宜不限其地德天子皆得尸而祝之以祿其尚德莫義  
之必然國有天地即有鬼神鬼神一陽陽以陽其神  
舊其鬼陽氣而既化一氣化鬼神之道著之故傳  
曰鬼神之為德莫以美乎禮鬼神能祐福人者無不祚  
善降之百祥仰不善降之百殃此鬼神之極而善惡之  
應皆人所自為也雖古之巫覡禱禳祈蒙占因其之靈威  
而為之應為爾勤禱非所威而為福人者無不祐皆人所  
自為也若昭烈續漢祚於既亡因羽不重賊挫而委質

鋗氏李都當秦之暴而極民於弱矣奉人廟而祀之者豈  
非為善之應耶其所有為也神既以善而受福於千  
萬世其所以福人者豈肯異於其所多耶嗚呼陰陽  
也鬼神也極天下為征靈化者即也福善禍淫而無兩  
容其心何可知所自為者乎詩曰亦福不因此禱也  
臣既奉詔禋拜手稽首而著其祝以啟乃之詩曰  
坎坎伐鼓揚弓兮合舞神之秀兮如雲袖之秀兮  
如雨神福厥无方不知民望神兮燭神不杳神不來  
忘孔悲神之未即兮以之承黃屋兮赤旛左褚葛兮  
右旃羽神在大之靈體不存隱雖衰兮神不遺神

福我國寧時，此時長戰不丹穀，堰江流乃灌  
平陸神在蜀。秦之禍未盡先，吳妖孽伏袖福  
我民。予如神在蜀，涿鹿。予范陽神之名，烽火宜  
君宜臣。予祚靈，於堯風十雨，均多方廟孔碩。  
薦參芳神永世，予恭相享。

### 雙節廟碑

皇帝元年江浙行省言：漳州萬戶府知事閩文興元其  
君配王氏死其夫，那人既為之立廟。諸州復請以廟和人  
心以為天下後世勸乃下立御定封太常儀禮而封兩  
文興和英毅侯王氏為貞烈夫人廟曰雙節之廟。今右

司郎中張庚士紀為吏部侍郎時所力行也。勅安節王  
復持張庚命請署其事于碑柱。右國文興不知何  
許人氏。金院民。國文興元十三年陞萬戶。賈將軍戍  
漳州十七年一月望劇賊陳鈞眼夜。辛眾為亂殺招  
討使傳令及其一家官庫死者十六。國文興力戰死。其  
配王氏有美色為賊所執逼逼之絕曰：「我不幸至此豈敢  
愛其身而取羞。」三天之後。唯帝賊義而許之。得其羹。亂  
屏中置積薪火之。遂自躍火中并燒死。後十年。府修上  
寺。連帥及督使者以達行省。二十九年行省始開禁。嗣  
下都議都督方之。欲禁里壁其門閨。以御其宗親。而

以其事付中人

134

無所得乃用洋字言表

其後嘗曰烈女之坊然吾及文興者女子有一年夫良言  
不色以有旨之請嗚呼文之死卓如此相應五年有四  
年始獲五等之封謹節之錫且不待張庚賛之今  
伏惟徽沈下僚研思繙檢微聞于天下不以矜美因敷  
十年之間有司之謂未迂之議皆為王氏止王氏信真復  
已即文興之詎可割天下館符林節擁萬夫之眾鎮  
千里之地者不知其終一旦四方有急天子之命未及于境  
已聞肉稱疾者有矣還委兵而壯者有矣當時豪傑  
倉卒使文興弟守緝書期會之常貢妻子蹻然而

避之念孰得而識之而既難忘身見危擡席蒙先威  
蹈白刃奮萬死不顧立勇死而不悔者何則禍亂作於  
前文義激以胸不暇擇地而死也多於王氏決死生於俄  
頃不辱其身列丈夫有弗逮矣君子曰人皆死於危二人  
稍不於安皆有苟免之道而弗為也然江浙之請雖降  
閩之死其君王氏之死其夫之嘗欲求廟食魚米在寵  
國門死雖有司之請初逐之議皆不及者武臣死事  
國有岸曲云云

世道升降視  
風俗我幕匪  
伊載而傳書  
仙祀晚王姬  
未歸于漳  
廟風興夜寐  
惟警戒是隆元  
有南士多  
於漳  
廟山巖以海為  
疆謂國改平  
謂威格改  
弗載用  
備而內生孽  
茅監視所營  
係之戰死王姬不辱  
大如柱五  
四年民請  
却廟有紳  
而封有  
紳爵載  
廟啟初  
風教未立  
三綱以  
此命胡弗  
集唯  
克齊而  
家而歸  
克配  
德生  
雖弗  
廟有  
道則  
民心  
孔懷  
廟食孔宜  
式著  
刻祠為  
臣妾之規

吾讀吾書齋銘

惟皇降衷萬物備成或皆  
是以成此而左惶之籍  
日麗天由之斯聖  
曉之期賢而  
何之而思孔悲孰  
至之歸而有  
師伊余云盧  
氏克有曰就月將  
誰被誦曰諺有  
之吾讀吾書  
忘既沒政惟  
書之勑吾  
書伊何匪聖  
德成已成物惟  
日不足予以  
必齋子景  
志凡百君子尚  
由弗者

孝友堂銘

孝首百行友列五常為人之本為政之綱當山莊始行  
由此推善由此長慶由此基景孝友著乎詩書  
君子述之為社之莫若能反躬而責子孝不不弟志

而責兄友矣

子知盡孝敢望女弟只知盡友弟若故期止無不  
意弟無不恭惟者惟友克誠於中一肩弗設若致怨  
尤日復一日化為寇讎解則有匡雅則有行不復為家  
不肖雖孝盡生也家若宗考忘反忘百世三祉予後  
惟懿孫氏以克永世何以克之勝私窪懿家第一人族  
為父子之紹兄弟以次為兄弟友致之子之兄之弟  
一俗既貴弟歸既屬有礼一家樂仁里為之美  
蘇子說剛彌祖是故子孫多及鄂國星節承作銘  
詩云萬爾慶神之饗有永無竟

潭心齋銘

金谿王君玉純其先府君號碧潭遂取號林字吉  
先生賦碧石序詩語名其齋曰潭心焉之銘曰

山出泉泓其源流而為川瀨而為淵其開潭、  
其碧含星素珠澄月为璧其止非息其廣不為  
溶而有湛、而深觀靜於動知靜、用用無不周  
若未嘗動觀動於靜知動之靜性廓宇有寰  
裏文映惟闇之深又名曰潭視潭之碧石于波潭心

思無邪齋銘

為學至雍首不以空然一出一入或委私其思何曾

誠而已思爾

臺灣

其誠伊何悲懼誠慎

莫與乎微莫覓乎隱暗室虛偏上帝是治一廟之  
微教有神妙福壽三百一言凡蔽日恩無邪乃義之  
至聖氏力行而以名齊後仰園庭酒沛雲煙浩大而化  
之堯舜執中品列惡乎罔武帝

讀書處銘

古者讀書學三才力行是務記诵其次苟非讀書  
孰稽古典讀而弗學志聖念遠古之讀書不以明道  
今之讀書資以為畢生皆厚也雖乃考之不知學  
若之何其其書伊何曷書詩孔者臥華湖日星垂紀

秦漢以前傳注未立學者專門難尋易入羣儒之後  
濂洛繼起著述紛歧易學雜魚學之而多匪當它拿  
需至何有其身哲學伊何由蒙而聖潔掃蕩對  
窮理盡性豪釐靡同德乃日就一日後祀天下歸  
仁羲皇之上唐虞之際若友其人若共其活動之勤  
應為乃有功三綱既立五典克達亦云匪難具在方冊  
竹帛鼎中直空畫徵知詩書於此其歟趙氏行之  
名齋其屬既脩子身後齋其家始施於邦如玉  
康璣好施與崇本抑赤利財以資困弱以活贍而  
充之儀于天朝上之天下世之標範銘待以規以謹

退學堂銘

古之學者有紀有倫。暨至宋性，始以孔仁惟忍。伊何存仁存禮，惟學伊何？推而己也，愚為楚，用則為愚，基凡德之道。惟學之思，蒙不由然。宿無齋，無惄惻，寒無衣，無固以聖而退耕稼。陶冶以淡而忍。大世同培，苟不思學，亦豈克久。魯有大鳩，為孝子首。有美春氏兄弟，怡怡如。堂以居，忍忘是師。我田叔，虛生君。有識兄，承弟先君。君子維忍，惟忍惟德。之實子孫，三示孫弗失。

方寸圓銘

察日月於孤竹之窓，寄天地於秋毫。云杪萬物皆備，吾不知其多。一物不留吾不見。甚少是曰方寸圓者，詒通衢，俛深沼。外有幽花芳艸之植，因有圓者琴瑟之繞。空坐寥寥，而有浮閑相葛。方寔而赤，吾方以為大。人猶以為小，是未能造乎方寸之表也。

此夏賦

古有甲興乙約，而兄弟者。乙之兄弟友於弟，諱甲興乙。歸私以醜之。甲令乙為名，鑿之後，且早負氣節。崇微自殺以爾矣。上嘗之，始傷其妻為作此。爰賦其詞。

曰何點點不

子集不汗而揚當天此元而無

既至匪殺身而孰明懷國恩而未酬乃寢余母之  
弗齋師民厚翁先生年庶歲窯於徽莊祐精全  
遺諸多相淳其猶有耿光熟忠直而國後方  
孰耽吟弄弗昌既祀祀金匱先生亨于余以先余既  
異於禽獸乃其發爲此不良被國衰薄而不至要  
兮及不念厥祖之明上惟崇德之轉兮或達於  
鵠兮稱允文以當雅彼服之豈曾美詞之而加人  
獨何兮弗求其故而肯訛謂蘭香之此自兮興蕭  
夫而同科謂百鍊之金以劣柔兮指美玉而弱瑕乘  
輒攜既不遺兮猶以余顧而有他余豎竟虛  
就亦兮計始存其矣何耗才芳於鄧之林兮板篤  
鱗於廩宦每謂杞梓之有尤妨鰐鱗之所匪余  
詎知暭之而病多子之最罪蹟獨蒙此晉禡兮  
雖更齋其猶絕音中而知自強兮接中歲而改度  
匪若三孔明兮孰仲容矣余板苟哲今莫余  
知兮難教自其差益心忤其煥習兮哀謳全  
罔極彼天地之廣大兮固含垢而隱疚嘗私柏之  
愛而兮歸兮

於船苟由中以求直兮曾何情

立弟獲惟姪

玄顏乃雅此若主無由全既取夫臣之為諱  
方日與賤時而為仇幸德令無堪多被割捨  
而寢脩余既內省以不疚方未何明而何後曰止  
謗以若譖乃服先君之似此既成言臣自是人  
將消含食固若御袖豪以抒思乃西南風而解  
愠上自旦之昭之方下黃泉之席又謂余言之  
苟無徵乃一瞑此者少而幽盡

天馬贊

皇嘉御極三十年七月十八日拂郎國獻天馬

身長丈二尺三寸有奇高一尺四寸有奇昂高八尺有二寸  
有一日初臣周朗觀以爲圖若有晉名臣揚陰斯而  
云贊白

維耽秉靈祚房降精有產西極神駕難名被不殺  
有重譯奏庭走踰月窟且雍星經却飲大河之屏  
營莫寐太華相雲下迎四轍寒暑夏五上京皇帝  
臨軒使拜迎稱臣拂郎國魏限西溟蒙化效貢破釋  
耶詣皇帝禮諸君遠誠麾牙赤揮顧瞻莫驚  
於既稱其德上視其形高丘者六脩倍猶羸首應  
元氣呈躡長

虎祖龍膽

擣烏檻鶯鼓鼙牛生劍中興維序神靈聖教  
有徵光武昌師程滿是總彙崇優良共基太  
平進一退為國重柱先人後物方國咸寧

懷亮述

豫章之始建黃堂隆道宮道羅君大年為余  
言仁子事甚異其官白者晉之亂有神降於陽  
者左於豫章之境西山之下能以安帝續地累石  
仙道師事諸母于丹陽之邑黃堂之墟母既授以  
道要旌陽處三日竟歲相母二曰吾即此

逝矣去汝居南五千里吾有飛茅庵焉汝得茅  
廬即祠我歲有月至是矣已而諱母果仙去旌陽還  
得茅二叢土而地皆黃堂即達祠祀諸母歲如期  
往羽之旌陽於之岱其後歲有月具幢蓋儀  
衛鼓樂奏於陽像祠母以旌陽存時以為常其  
後嗣其學者據其祠而觀後為宮室新之不衰  
第在祠前蔚而復生如揚州琪花不易其處茅真  
六畜味無故常食酸飯青氣辛飴羹節酸飯  
羣芳消健養曾甘飴羹肉人得茅煮而飲之  
可以養喉瘡

十三年却老余家距祠百里

自未足再周聘入賤棕櫚

未盡其戶

第庚而試之言不虛也夫

茅著於易詩書孔傳以備酒饌以  
藉之社之土以芳物雖舊而用可重也。而嘗言能  
禱莫若此世称神道與奇絕荒誕不可深致詭  
者以不教而湛母特以茅著而稱其師而精神玄感  
不齊樸如此夫古之言得仙者或以服食或以導引  
不令穀獨稱許龍陽以忠孝祿功靈行以致道蓋  
是尚矣未可一動天地威鬼神貫金石直指而靈  
者惟忠孝為然況其師弟子云間半照而其學守  
其壇誦而無徒待師弟子忘則樵牧強之牛羊

跋之茅雖神於歷千載而猶存哉因羅乞茅之有感  
於惠存者故以傳之作仙茅五至順三年秋七月日

靜虛解

周口蒲瑛於玉揭其鷹靜虛首在卽立書京師  
求余言以靜虛解惟靜乃惟統天下之至動惟虛  
為於空天下之至柔至動天也至柔地也非至動無以  
見靜之用非至柔無以見虛之屬載惟靜虛靈理  
出萬物生焉故聖人則之君子當成於靜益處於  
虛非靜虛無以成君子以聖人惟靜為能合靜  
虛神移移。卽之可以奉天地積化有非靜

虛無而成聖

惟天得虛而無不覆也惟地  
得靜而無不載也故能運行四時化生万物非靜虛  
無以成天地妙神莫大於靜虛用虛者天地最蒙  
含養君子厚學法度人聖人成天地化天地法靜虛靜  
含養

虛無矣

摘要經字說

余過臨江偶得信書及尺寸能算大德之年奉遇于  
武昌居處得子相書示余之嘉其年弱而志大  
且甚好學地雖許以女妻之其年未竟率入衡湘名俱  
還江西歸後占信可三時往還而猶未識相也十年

春來訪信可相深上出湘拜余且亦嘗字之余曰冠而字  
私也未冠而字始乃大早訓矣平信可相惟不得子之言  
第或忘意何早計之為患更間所以命名之義信可相  
之矣作適還自相故以名余曰天相楚亦云大者也既大其  
始可不求可以之其終乎夫相楚之經也豈與章旨楚人  
亦可不求古人之志於古令道以能相之經以大乎杜之平謂  
字之曰楚經之者本也本既舉矣志有不達者平夫肩月  
星辰天之經也長河太歲地之經也五星三綱令經也  
叔子經得則日月軌塞者時雨暘若万物以育地之  
經得則海不波之水在山之谷東阿其馬圖令經得則

家以忠節爲貴

忠地理矣及夫亂也志及之

勦武經不苟聽是言也有不配湘江之任而大手撻者平信  
可聞聖書曰民吾之神誰佐天子任邪理天下可也沒楚  
國平定曰赤也苟教豈陽而不求其隙鶩詩革雲  
興花學雖微徑於一家大于一鄉且不終身沒一國乎  
子況天下平鼎哉楚經其三復星言也

顯者刺史宋國後

右國信副使苟刺史宋國及名臣賦詠一卷以苟刺史  
偉如此四林節德宗堂主一言可祀而叙其事者但委宗  
不從詳和及聚附北羣僚不辱而已略不叙其傳事姑末

大抵宋之南渡不能復振苟刺史於張浚柳康卿殺曲端引  
牽縉、殺岳飛卒而終於賈似道之專劉摯之叛以  
天方以數千年不統大混一天下付之世祖皇帝以主弱  
且強、宋量以數万、金幣保匣、江南一隅之地哉  
桓宗戰言和之止况二者俱不統主計然非實似道誤  
國矣信義之皇元出師之號非劉摯之叛晉國知彼  
江之謀天也摯之謀非桓之謀也陳亮上奏言封常糸  
敵之言也摯之制置使趙方麾下一小校耳拔之行伍  
中用以制方村死語其子蔡白對摯其將材也然槩不  
能用我死汝安矣

瀟灑牧元道

人則亡古今固執何不照乎若者刺公云屢使不辱聖文

忠於汝不渝偉哉

題鄒福詩後

右鄒福詩七首鄒福者君鄉田夫之子也粗德者姪福  
語家賈興之舊耕秦王元年卒居憂於家其父匿  
隱未嘗入新州之界然暇日常自觀書居五年卒携其  
京師會於天子入主大統以文德治天下明年春用奎  
章閣詳正儒雅通倫術卷置授經即以教勸肅大臣  
弟子主在左右而以國子教授廬陵林希顏及余為之  
宣而西出令福才舍下晝日閉門讀書習字向方小  
詩及暮則請可否於余或方倦欲休或方讀書有宵  
意處或執筆方丈章思方局於暇而告之不使失微覽  
余解之無違以為常余嘗謂其人曰簡靜無事  
請問之時曰富矣余直墮馬在告日臥齋闌中福連有  
所作皆有觀念因取其法度者第尤直者得七首而書  
之仍與其後以志余喜且以為之世臣大家學文矣  
子弟不知學者之鄙余在閩中時福之邑林希祖掌國  
書希顏亟稱其有毅其亦得淺深余不勝知也要之始上  
者三十餘年矣二十七言蓋深得其助焉因并識于此

龔先生碑

自周程朱張氏源天下壹賓其書以爲富貴利達孔孟之道固矣不昧于末科目極弊之餘用周程朱張氏之書以为學皇元科目後興之隆然周程朱張之書以为教者若郡南昌則有龔先生云先生沒九年其子朱孝子黃弟第等以此誌銘其名之也余以友在告其再至也國之有大故焉而後歸之志益勤得師弟子始知之道乃取其槩心銘之先生諱日新字中孚五歲不學十歲通鑑未業十五有餘教於胡氏化饑氏中吳氏應期始去舊也余曰周程朱張氏之說以求達夫孔孟

至元中以郡太守；治公教進賢日疊色噴云想君煥藻求孔孟之旨使和仁義為重官貴利達而輕而孔孟之道重大學之氣然師尊之先生八歲時大父成己以戶凋積槁大病卒年竟不復往來之生瘧篤送客遺曰大父耄老家甚逋有乘輿以之夏喪少貸畜代耕全其聲訖以嘯禹貢康諸葛誦說如注玄元而免之父鈞膺得暴疾氣已絕周謂宜禮先生曰必三日乃可時平注養棄尸中窓集日愈旦蘇二十二年而終歸第衣大夫漸溫宜葬有殺人之號诬其號而已證之者先生之子也屢得寶白而止。公享年七十歲宗潛藩恩詔京師謁陳尚

清江先生集

卷之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一諸先生否對曰不能而書嗟詫之至咸淳癸酉既聘社脩  
而國子司吳先生法號日往問焉其後也每以力喪以喪為  
其教令也尋之不復不復不止嗚呼先生遠矣方之彌周承  
先張氏之言為皆是也而先生遠矣沒于寶祐二年  
八月吾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大某氏子男之以莊生  
信而葬之得男玉名興。靈符即南鈞之子固而其  
佩鎔曰道行以天於直以人方寰區摩忽而猶躋惟  
君子人內主外賓故德於天君自吾見窮達一揆尊  
親。願先生安歇此自紙

嚴先生碑

世有朴山易說云秦宋李太和嚴先生肅所著也  
咸淳中江浙相萬里馬正相其寶皆知其書為歎之  
奉徵入都擊首投勘。卒于之歲三百二十有五日乙巳  
疾之至慶和任在京師。諭其曾孫有能行材者有德  
行問其始知曰吾之先陳翊人也。唐之宰相舊為江陰  
轉運判官。置亂不快歸海居廣陵。子可。在事淮南  
吳王右尚書。陸九國平章事。子彥文。江南李主之宗  
門下侍郎。同年。章事。是為數公。要金陵。亂。孫美  
達。宋南寧。宋元。以。少。齊。太和殿。民。合。懿。公。後。始。

辛未八月文慶

常州推官震始登宋慶歷

子進士第遼宗之丙辰科三甲二年有年余客楚南  
遺居舊已著布縗獲與予詳若世家子原惟大父後  
學篤行著書立言以惠教後而墓道之石不列所刻  
詞致請植先生字子方曾大父諱光道朝奉郎通判湖  
州康定之弟以官保義郎淮康制置司辟公守一大  
告辭不告生諱娶子妻臣氏子男二驥人用父孫男曾  
孫男若子全若夫人壽平之墓在熙寧 鄉隆福山  
之原夫為之道深遠矣也之言易者至難矣嚴氏之書  
最晚出故後先君相歿二天子廟之祔廟固有以得聖  
人之心矣嚴氏所以相霸國而轉徙唐亂而無寧歲積  
十有餘世乃得先生以回聖人之心竭四十年之力其書不  
與國俱盡宜哉先生之被徵召也到官數日即自免去  
至嘉祐十二年而不卒其所止平陽曰介于石不終日  
直其言知其不諂予銘曰諂全惟是然言之難以得寫  
子若孫尚永傳

樂卽碑

余嘗讀老聃氏書至長生久視之說曰此所謂神仙者  
非耶若有以樹根鬼神乃雷電稜雨晦之形燭上言  
玄以示老母之子也此所謂虛陵高致則君者博達

滿州士也

以應先生先生則之也福也肩

寅年惟寅姓陳元宗咸淳中臺家大清其龍為道臺  
國刑天下郡縣直道官以置南北道設不以領其  
教的歸言曰明素在真大師故自為以為耶道錄即  
為主不辭應往冲虛觀梅峰石院西壁雨陽已病  
癟嘯空谷笑言曰至于此括飮食莫不遺同也至羣  
羊不加身者，步履飄然德如無人。士善為謂這一  
字不作俗下便不知何為，故及察其所讀書皆老聃  
氏書也觀其行事皆非人財氏所傳言者遵守其真  
而闡其端部真教君工讀聞其言曰天地不無終始

則墨子兼愛二子者何而而有之天地黑方不以不列炳  
而為日月星辰此而為山嶽流而為河海，極而莫之易也  
故聖人於其而無終而不死存其所有於衆人常欲存其  
可為終而無存其所為後復彌久。吾獨且奈我  
念在五三直向老聃比也亦吾之私者曰凡聖民也被  
烏知老聃氏者天地存焉存天地於天地而有不  
終者存焉彼又烏知老聃吾方且為聖印以符天地  
諸也家有燭子者許言誰為我停志之寓公妙君以告  
乃為之志而能以持願陸多不與耽好學而訪余告多  
詩以告予不以……

所謂余知多大地廟不可以

渡江一歲

告水在射又安然志茲卽之碑與

大元祐賜正奉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董公

神道碑

元祐元年十有一月乙卯望齋章關承刺史士仁沙刺史  
召臣僕勦至學士院傳詔命曰揚叔正事于太夫江南  
湖北道一爾既屢勞初使崇寧神道碑刻於外郭內達治  
書局，尚史臣峻、書其文稿於學宮以旨目師發家  
其類臣竊謂自太祖皇帝應天辟運其將相大臣文  
子孫曾傳百數十年神名日者數之矣推施林第  
岁謀殷廣依足海宇方安危請憲亂行政施化肇  
屏國家於外大猷可替古治置道臣精政理於內  
功不絕于信史不染於罪籍天下肅一歸女皆從称說  
者惟若王氏而已臣僕勦雅備委曲無有禁曠故不  
能言。附錄謹謹按云諱當中字子平少為真定榮城  
人唐大父龍虎將軍左副元帥知中府等諱後  
大父資德大夫公書檢密院事此瑞卿詳文忠龍虎  
公弟子自天子皆以弟稱父資德大夫御文中丞德  
士修公始入太子而知世祖乃問時政像對之公如素習  
事事者命之仕則辭年二十乃以世胄補侍郎奉歷尚  
服院懷慶縣令

南行省理閱典場坐立曲端院

事之賢也

集廉訪使河間府參政

漢中河南湖北虜防使累階至奉大夫公官歲四十  
歸其終官才十有二年以世喪去僅奉官三有七年以  
尚服院罷解判官閒居一年以太老有司不遷公止懷度  
之行而居二年以之憂不果赴理聞及辭典端重矜制  
二年以弟守志為鄉中店附東以疾棄聞此皆同志二年  
滿。嘉慶四年六月三十日薨于家自同父以下親  
無不在傍者薨之日墓色五九門光輝照天其官公之  
居家與夫子事父母盡孝之方過宗族鄉黨賓客盡  
其私駕輒獲喜其有子孫弟妹皆嫁娶矣。今葬中  
之資父之澤則以廉其之子大父之澤則以謙其叔父諸  
子士無通庶能之如一公之哲宦湘淮揚州金陵阿舟  
櫟不通聚民也奪西河地販賄有无力濟有司首  
之不咎於河南竟清之河北飢荒者下令盡逐  
流民。一歲渡淮之常不止而齋上具在湖廣宗人陶文  
簡云故宅為貞院在洪山寺後及宋亡之時屋什碑  
鑿石寫銀三方五年丙午國朝開諸山之產銀有諸  
色辨蒙山銀有旨此姦利之民也亦不無留妻子  
詔仰赴漢中召。六、官國家中興所省大臣留考

軍事 謝朓

五祐天子

多雨不計策不聽諫

此李嚴守潼關，果不守。驪、勸三者及於人，不無燭白。金言以爲阿聞廉，彷彿帥師，守武關。一亂，宜無一人敢窺。向之明年，天下大饑。武昌群豪，控綱米商，謂以徵之利城中，斗未至，方錢不滿百粒。米商謂餘人之賴賄，謂不買。士紳以錢不廢講，濟。朱玄中對，卒於南陽，書院使學焉。知始君之道，有刻愛財。聽民証父，是貞財也。惠愛有余，爾永死公正。有有反証者，罪必加。平生於鄉，是無子進之贖於權門也。名謂之也。不幸年止，壽數上不能盡。

公用下不被官渴，基寬如是而止悲哉。公巨嘗待罪國史，太祖謂太祖曰：「不實錄，以繼董氏家傳。」朝野所知，裁拘諸典刑，放老。重民之先，南行北伐，未嘗不至。不施一政，天下而定。諸將並辭，其才惟重民不許。以參帷幕，掌管照應，居中者四年。公雖其官觀，公廉足可謂無私矣。父矣，一名臣，病，有子志，旨文康。子鶴，孫裕林。直學士之綱，女嫁金，謙後孫為九郎，封郵西郡夫人。生三男，一女子。一女，嫁金鑑。姪子女，一人。男鍾鑑，由武備庫使，五品。所養群焉。同第，廩直員外郎。東宗文字宗形而，又號之曰竹筠。

之好之鑑

淑守祖父之誠而孝子之慈孫祀

虎嘗累贈推忠翊運勳萬卽臣太傅溫公之餘贈累  
贈禮不得繼秋蓮功臣六師謹正獻中丞早絕微憲政  
功臣太傅謹清獻階並閭門儀同三司謹官上柱國  
翁曉趙國公錄曰天縱有國而生賢哲董氏數  
世如後二第六指考元祐保天追述天子尊惟不  
設一元勳官佐厥興之者舉之以賢有德必酬惟尚  
滿是故惟清矜其儕工如西平在焉之隆則謙  
缺過則列咎惟善是與惟德是隆而子而孫半潤  
天下王公念僕才智足爲人惟特德如君在物空之  
篤也

靡窮莫之能道豈彼鶻陽艷灼誠薰以松芳凜森  
為寒房承劄甘露多不無之其承明祖考是以惟德  
義是任進退用捨与時偕行而用不盡材壽不詳德  
重之養而後之益急于豐榮居天子之工厚序  
清源惟子孫之奉目釋從貞式休凡此云趙公  
篤也

趙公可基德銘

余讀太史公書至蕭何高寵傳皆曰功一人深矣  
然其子孫無傳有及觀歐陽先生守道所為天和  
老矣累教不

其靡安常並降且曰子若孫皆

進士第

謨曰子孫之大也其安國于天

和祐趙氏其始祖三衢人臣趙清獻公官翰林主廬  
陵家傳三世至榮道盡讓田厲兄弟而立二塋之  
慶善之生端祀是為天和博學善教章祠威神  
著書日字之龜山四子忠厚皆不遺老民學  
惠生者永宋紹惠生宋文懿生宗厚王安平生  
儀可家安平可以文嘉所名號二公先生儀可嘗  
貢於開寶六年子充光博古弟子自宋強之鑒進  
士第為韶州花萼尉許可雖不益他有得其父  
賴興貞使宋不遺儀可不止太学也可以文嘉且第及  
科舉後則比堯矣儀可尋蹟功可嘉嗣之儀可  
文播天下功可標自晦翁之而尊而稱鄉先生泰  
定三年才育首乙未功可之歿即年幼有其名請  
京師走門以宜拜曰天大父則歐洪先生銘其墓  
而文正相顯此蓋家伯父則編序字一介首稿云銘  
其墓常福林也士承旨趙子書其碑惟先人之墓  
願併以栗之懷余敢抗諱尤武然貌如故可方二  
十七年矣其深壽君七十歲而而服之而母婦大  
父鞠而為之教養故絕人寰穿諸經雅好百家而  
為之學

不因君久疏遠惟時時以詩文附

約於旅舍一夕。熟睡以不休。未嘗

時至第其竟。而諸子立階興教育。而許之。而覽

之。未嘗不以禮。晚得妻。安享天年。無亡國懷。  
其平生論。不偶。晚得妻。安享天年。無亡國懷。  
肺之疾。而自愈也。自是財。詩。學。皆不在。亦。無。矣。  
及其沒也。飲。日。百。無。病。而。五。年。以。前。打。此。而。望。三。  
初。還。歸。私。客。南。海。二。子。失。死。而。喪。保。壽。新。會。縣。  
整。官。立。瓦。表。紀。往。績。而。已。女。工。道。張。元。孫。早。宜。  
簡。宜。晦。宜。生。宜。立。宜。室。且。南。如。人。厝。孫。弟。客。工。  
將。以。固。月。之。古。十。葬。而。居。之。墮。嗚。呼。仰。仰。已。矣。金。觀。

請。之。為。人。簡。體。嚴。重。且。其。第。文。甚。類。其。之。諸。予。又。  
賴。歐。陽。先。生。而。謂。大。而。其。在。於。不。儀。可。追。易。名。  
文。家。沒。有。神。氣。事。云。之。鉢。曰。趙。昔。有。魏。大。比。列。  
嘵。伯。也。三。應。叔。果。弗。靈。飄。既。墮。天。天。雨。聖。相。者。  
視。為。祥。今。觀。之。妖。溫。之。君。子。弗。少。也。初。食。食。無。被。無。  
恭。祖。考。嘵。不。怪。曰。吾。曰。孫。矣。小。祖。房。光。大。尔。門。  
奔。清。用。墓。誌。銘。

安。歲。有。士。而。隱。於。醫。者。曰。秦。氏。諱。清。不。生。家。窮。祐。  
爾。九。歲。而。不。學。傳。學。自。受。視。取。高。利。之。美。官。如。  
植。以。積。勤。大。而。國。六。朝。洋。廣。二。東。之。三。襄。

極無風火巨

竹乃盡棄其苗

既不復生農

書日夜讀之心直理解天授神設以三時視疾  
論死生虛實寒暑氣色雜於業解惟遇之四方無養  
貧富尤者一擇市通以名聲之閭自是皆望其家日  
裕而無難利麻陶之農天下之善學置之多勸君而  
云者不然不應其子校無相君以而謀君之能濟及凡  
見父之執事之疾者前之父母也深負貧重其足嬖  
事其嫂如母接泣掌如子臣入仲祀老而無家養之終  
身兄及嫂女以首孔菜之臣婦之夫勤力夫弱死亦  
篤然君為經此其家固居子姪前他適去禮視甚私  
雅大來使各得其所見其家子弟羣孙淥落旁皇益  
所歸或館之或食之者曰此必空无子也人以擅往  
相加未嘗難知惟讀書本不釋卷多所編校及科  
舉及第而矣秦二年七月得疾手裸程文通  
接其子沐浴衣社語眾曰後三日死乎一宿竟及期而  
即少羸不食凱帝其子中近以書謁之不復食先許  
人七世祖仕仕事宋徽宗為侍禁清虧  
紹太始南幸若安成一家在仕他生或即之以醫藥  
宗時肇真言科庶生或即之以醫藥

州安 諱

墓志是為君之父為三子一時創

子男三元方元器。元中元方唐趙氏子洪清，人長司弃  
氏興。宇世賢。是惟元勳素儒文多奇女三子。蓋其貢  
進士劉辰齡。三子尚賓次許商。側聞大弦。第其長子芳  
葉進士。有聲能。方向學。文雅於少。不厭勇智。樹立  
既食於齋。能光美。不憚努力。以詩。善於。故有金鷲  
廟。進士恭勤其業。真其明。足以知死生。故有金鷲  
子之道。宜得師。曰。持亮之生。固之營。為之祀。榮  
以防其情。而三季。石以和。天形民。猶。之。斯。有。雖。極。  
善為政者。不失其德。善为方者。不棄其平。保其  
真。嗟。奪。不。諒。其。興。

處士楊君墓誌銘

豫章先生往。以。六。經。教。授。東。湖。之。士。蓋。晉。齊。魯。國。  
陸。士。皆。不。遠。數。千。里。受。業。門。下。去。即。授。萬。科。都。顯。  
官。事。或。名。至。首。而。产。不。能。經。甘。白。食。不。屈。躬。群。人。揚。  
績。不。窮。然。碑。中。其。德。善。務。亦。不。怠。不。棘。  
童。而。甚。為。文。翰。元。才。此。非。博。学。識。字。不。於。優。益。及。  
震。沈。時。就。平。易。而。深。及。者。其。力。行。動。一。行。明。義。  
則。後。不。於。亂。世。取。不。然。惑。植。居。無。雜。言。居。者。而。冠。  
帶。也。之。交。者。

處士楊君墓誌銘

二。四。八。

熙熙序文

予三覽點不足言其詳先

生深愛之同學皆以為不能及但先生之才德有  
取益甚廣於學有一日千里之势至順二年八月二日  
年三十竟世侯平君字尊不傷且曰徒弟并成斐  
官當支某下問于夏某某某上某年月日某某某  
以狀行火之執事之所請能按揭人一先

世家五

世祖號素性恬淡章直高南昌辟邪里人顯壽生文  
質之生炳及府選邑亦進士授知金縣主簿會福  
州無子以會龍次子惟善而立後於信州知主簿  
胡庭桂女君字宗淑早而能服勤母教子得名

師友以成之故而至有過人者惟余生也師之脩短雖  
於天子之成否係乎人是以君子之学常恐忘老卑而  
年不待也教之勤死即已矣若端君者不幸而有衰  
郎君娶楊氏生二子成九成秀二女尚幼歸田  
耕稼務章苦耕果乃琴瑟既許為耕作于家而  
短於君子之修

何先之墓誌銘

至順二年夏詔以集賢大學士金言獻少平先生  
竹首事政具善報遣使肺疾助太守某除副郎聘  
群生之嫩何以

稱不孝何先生先生

北歸

李太湖南宗

之賓歸明年春

山主丁氏真言。二主相言以疾卒丁氏為主。棺斂命  
其子為僕。度布端大夫皆會哭。後三日。成事奉  
禮歸。歸明第十日。有三百蒸色之香。李文唐氏  
之兆。芳少空。利以狀至京師。詔錦於先生所。與送  
者。揚集斯日。先生海內故人。輒相與。深  
者。惟不全字。之宣。彰者。噫。念先高祖者。蓋三十餘  
矣。余不銘。詛宜銘。先生諱中字。大虛一字。善正世  
為。杭州赤松官族。曾祖。諱。微。伯祖。諱。夢。叔父。諱。天  
聲。暨宋咸淳丙未。集士弟。言。彭。主官。列。之。都。架。  
國文字以。方。照。之。伯。兄。丘。部。郎。中。時。裔。名。文。之。相。達。都  
督府。皆。置。真。士。先生。之。頼。校。以。方。层。自。仁。天。下。教。務。  
靡。不。覆。穿。之。此。皆。万。卷。皆。手。自。鑒。校。廣。平。經。公。鉅。  
夫。而。何。不。公。明。善。更。天。下。知。之。鑒。所。器。遇。之。至。大。初。  
立。及。柳。城。姚。工。燧。東。平。壹。構。皆。任。朝。近。此。之。第。師。  
以。文。章。自。適。今。德。權。臣。用。事。內。外。今。而。然。是。兩。日。天。  
江。而。固。即。是。更。生。暨。歸。天。下。儒。宗。又。尚。之。考。只。之。復。  
推。諫。不。敢。置。第。子。以。稿。而。著。書。昌。只。江。家。二。卷。  
書。傳。補。遺。之。一。通。體。綱。目。圖。海。二。卷。  
讀。教。

卷之三

音調補義一  
音調統一差補於三集  
三三三

知非虛章不虛之虛碑二卷刻於江都  
門人清懋額而刻之先生之學可謂宏肆渾厚矣  
先生世守而八年連震惟辟者十九年一游天谷  
而安死方里外不知天之悠久於渺小者獨何哉  
其多學善著卷之天而忘卻此固窮士之所自矜焉  
吾不以其他先生娶陳氏有二事子曰長孫在孫  
成孫四女嫁士清孫男一能因  
夫容之高采其詒而懿傍之深君其厲也先生之  
沒曷其起而

靖逸園主集公墓德銘

集賢而號靖逸園主其子孫章豐誠善原果人也諱  
名子字南翁少穎章先生朋友十二歲先生世與之連居  
以居後家郡中先生每歸里必會客而公至郡必俟先生  
所兄弟自為知已今博曉載籍好論古今事如往昔時  
性抗直難是非直如別白里雅大官之家更一語失度  
則面折語琅不少衰雖卒如之言人有言曰大寢舉精  
無度即於名義或有所闕不如厚之念莫故是豈自悔  
矣而已蓋皆步於正也故予人依之以為然也去烈平  
詩爭議可一平其早以勤儉持家而能功列於身

不外於其常也。五年十一月廿六日年三歲

十二月十日葬富源之原其諸孫請錄謹立曰曾大  
父諱謙大父諱英父諱誠諱昭娶雷氏生男二惟先生子  
死葬京先五年而病卒女二長適危易驥、適危世際  
續黃氏孫男三尤愛績嗣祖克慶早孤無子嗣祖  
為之後女以曾孫繼之二長即嗣祖次著祐女二孫另一  
長壽公至美寶靈景京先因其兆云嗚呼余與公居相  
濟世相好情義至相與殆未有過於君之家者然多竊  
祿於朝不相見者動十辟歲余用每不善置不必杖策  
詣門彷彿處在書中七律問之安否遺跡難踪而嘵

則至契也壬寅余還時公教向人言吾弟得興揭曼  
碩一夏而死吾不恨矣吾當忍死待之及余還即買羊  
戴酒躬相慶若其喜見顏色猶親子姪不知余之不  
肖何以得此於公也其一以先世之故與弟役前一日余  
猶及坐之榻前與興闌論當世事不和竟為承決悲  
夫鉛白一樽交陽子筠你結重畫兮愁誰望君子兮  
不見渺乎古兮傷心兮兮何經錦被歸室誰式爲改  
予兮子之孫厥魚澤兮其無數

劉先生草於後歲

吉士不務儒師、以一室諱友益字益文是詩也江公筆

先生九世孫言

誠不信矣詳傳世以家學不亡人師父

剛嚴有特獨立而前而以先生而三子故少子之子也先生弟  
好學實不假得書從里之多善者備而讀相傳著  
易著借朝易市盡禮讀不絕聲過目成記實為人備  
書信館有父母情而禁之乃歸別室幕賓竟  
危坐默禱如其數年貫穿六經色羅百氏至天文地  
志經歷家教尚然給知縣廢道皆可擅畫而讀蒙  
髮無遺也宋之玄鄉里豪稍益起自記興復凡真長  
淳弟人晦皆過客先生絕而後蘇顧困蹠年乃十尋  
高山向閑門第者不與世接以聖人之志莫六年春秋

往聖人之志莫尚於通鑑綱目凡列馬氏宜書聖人者朱  
子書之宜正宋正者朱子云之恐朱子之意不自於天下後  
世乃著通鑑綱目書法五十九卷蓋歷三十年而成後天  
歷中邑進士馮君翼能傳其書至京師國子先生得  
云大驚曰昔者工道衰而春秋作者歛隠而綱目興者  
法不作綱目之義又將微矣故聖賢之述作雖殊而以  
扶天綱立人極一也遂錄副在官俾六館儒生傳習  
云至順三年三月時喪先生病伏猶正衣冠危坐至午  
而卒年六十五以某月日葬邑之香山鄉之山之原裏附  
民德臣氏重男二世衍節皆克绍先業殊無一眚存

子明年夏馮君之來京師短日狀有以詩銘曰先生  
外亦內則外通之為直言而墨不迂闊此其善也  
諱之善諱白居易顏神情蕭然直有道者鳴呼若生  
者苟見於當何以哉贊曰百園之木爲芳柯  
傍疏主不近元有天下先生在野先生在野志在  
天下百世之上先生此心百世之下先生不作以高  
中深

劉福墓誌銘

廣陵劉福字希甫少咸好學日記千言不知有童子  
立鼎矣在憐之十歲而科舉行即大善忘盡喪

寢食萬福往來不擅少務為無所不知聞有學士已  
上便往與文闈有大人先生便往質其所疑知寒暑  
不懈忘莫不集皆之以道然一資另購古文如意數年  
學達雅有學有井處年限以年不得試有司或曰今  
大不如郡以國書役趁官可得遂因言者成之而後得  
然卒不好的語合意不絕兩一第為父兄榮不數人  
聞有以進士及第者抑仰首終日食則嘆寢則寐語  
父母曉之百端修不釋或曰子欲為甚可隱年之即事  
世若此多不可數乃瞑目訣曰子能教我以教吾師去然  
快日無甚益之其後又嘗為憂鄉先達引藏書教

古者羅馬漢人

皆以禮樂教其子孫

草稿

手不釋卷未嘗忘課業。秦始三年，有涓、白、順、亮、  
將五子，曰君、宜、不、在、科、舉。後既不在科舉，而節也堅也。  
若有知我者，以我得銘，我不恨矣。言絕而卒。年二而明  
年夏，余至廬陵，其父及其兄父備其友以銘焉。嗟夫！忍  
不銘哉？惟古者志士，歲不十，字十五，大字而教之，及時教  
傳。曰春秋教以礼，集名直教以诗，書音教诵，夏教射，  
学礼冬读，书因其时，顺其气，協之以淳陽勸善之道。  
和之以藏脩，益思之節，以成其学。由司徒大非正以廬於  
天子而歸歸之故人，無大札而祭可凶也。今也教毛不以时，學

云不以序，及為之送。一學之限，以年使奇材英銳出類  
拔萃之士，恒躋而不得竟伸其志。是魯初陋者或  
婦媯侵避，得以脫歲，曷時此劇，或有至于咽血而  
死難命也。其老而有足悲者，乃老而銘以旌其英萬齡  
之氣，常得以振頑奮懦，為有志之士，仰之也。曾祖詒  
祖，可文國瑞，妣曠氏，娶歐陽氏，無子女。大行七歲，以  
沒。明年，葬於其里西傍之上太平原。銘曰：「名不虛立，  
以不擁身，不待予時，不棄吾銘。」呜呼哀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秋宜集

病在

新陽後學潘道根編

素壁深窓獨寄身  
桃枝垂暎上爲隣  
極慟借信  
頃資友尚恐傳聞  
乃老親蒼鸞  
歲寒相應起  
燭花連夜為誰射  
多情造物真豪健  
盡力相驅  
病與貧

寄題鴻臚東皋園亭

時雨散繁絲  
緒風清平原  
豐言慕君子  
且食在邱園  
出應當世務  
不辭一言池流淺  
無群畦蔬饑  
蘆葦高林綠  
翠群山落日烟好鳥應之鳴於晉

和宜而時興矣。汗青一國春煙遠自知爲情忘  
可灑宣麾云保直和歲暮垂周旋

何郎失鏡記

團。如月不曾缺。家主人親置枕中時相。特以頭上橫  
時。携鑄鬢。虛生古文苑。轉何人造失。并照覓。今難  
討。銘頭不直。事繪錢。古銅行。校今銅好。向人不敢再三  
尋。落粟空羨。同舍心。万里相隨。一朝別夜。還曉天上  
日。

高鄉城

高鄉城。何長城上種麥。城下種黍。昔日鐵不如。今爲

耕種場。但願千年盡。四海外。爲封疆。秦墮。麥  
莊。修古不用。誠興隍。

史館獨坐

地寬天遠。近風高午。寒虛在。松子落。歌檣前。花  
乾。捲。俱千古。夏时有万端。寂寥。辭父筆才薄。  
顧辭官。

歸舟

汀泐春草偏。風雨櫓歸時。大舸中流下。青山兩岸移。  
鶴啼木郎廟。入深水神祠。波浪爭掀血。銀雞誰省知。

寒夜作

跡星涼霜空流月涇林薄虛館人不眠聞一聲  
落

進士張子高得印州刺官歸成都

印竹峯前百步迎去年曾是一書生天寒劍閣橫車  
馬雪滿絕橋正甲兵即設徵求民力竭莫將夏蟲客  
四昇六午餘里閏河路不盡深期遠別情

曹將軍下轄馬圖

曾霸羣馬真良馬宦相摩槽櫤下草榮蘿荷  
果如此當有世上之世知者未坐不是凡馬禪天南十三

隋龍驤曾達天子西方画圖彷彿辭驛黃華山之陽

春草長

趙孝子

唐陵趙孝子四歲父行貢一赤三十年家惟大母母在母已  
云沒而父行不歸兒長有頑母子聊相依泣父自北來泣  
笑乞死母大哭相問父死何錦里聞此父死附不知處入處  
皆欲往問京師多舊故再拜別阿母行至京師自  
食不見父兒無無淚時乃有曾長者桂者与父言言安  
父死處瀘州利津縣徑跋二千里陳言至利津朱琪  
張文翠一上墳云曰死以年年月葬以其未給姓名某

所點直在城

一帶城內林木叢、繁華樟井中極目千

萬株誰知識其能於癸酉七月崩歿不得而生者無由知  
死者豈能悟解髮繫馬鈕直至墳、遇吾父德有和  
鬚解鈕自墮倒至一墳角鞭墮髮自解而墮見而  
和顎字宛猶在既見其姓名痛絕心始知齒骨陳野然  
禽鳥聲為酸鄰老四面來驚歎未嘗有相師郭縣官  
官縣官駁之久即日上上府之廩異之次第聞中朝  
于正南馳行子行且傷哭涕如雨表路遙山以阻何時至  
故鄉之既至葬塔云蓮孔母子永不離万事如意  
聞者盡稱孝且者皆感泣如水百世昌望名有承

集兒今一無願三世長不老歲父墳前灑飯墳上草

和傅興瑞

近日何多念頹年不肯還河流無故道春色是他山  
葉几首雲凭衡户罷月因之晴寒與暑偏解鑄  
東祖

過旌姪

東面雲山有草堂下臨池水即蓆浪草侵古道蒼苔  
含花蘆蘋泊薜荔香每訪所親皆果物始鬻為客  
久殊鄉仲客兄弟贊相映更若吾宗景風流

憶昨四首

天慶年中秋月向晚徑就拜育群於宮門待漏幕先到  
涼席以者每後因已試時嘗天語勞分題不待侍臣催  
滿頭白雪丹心在太液池邊只稱未

宮草落算禁樹齋日趁兵闌對凝眸相迎步輦前立  
暮靄垂庭柳下停碧殿東涼簾金廊北引玉京肥  
鶯回和慶門前踏者氣濛濛欲濕衣

已巳醉儒映塵塵瑞陽侍宴賓在西錢少學士親臣送  
詩賜皇姑御手頭注酒含香猿狹重承塵搏午錫震  
日射芳光西門道既醉猶能散馬蹄

金章多寫闕窗紗不期看瓦別殿花留守日綸中賜果

宣徽月夜上供奉諸生講罷仍喬直學士吟成各自榜  
五載光陰如過隙九疑無處望重華  
題胡慶汲水蕃都圖衣制

砂礫茫茫塞草平沙泉下馬拂裳盛曾於王倉園中  
見真向天山雪外行聖德只若包宇宙邊庭隨處舉  
農耕生緒半幅唐人筆留與君玉駐虛情

大駕既還獨恨驛傳未得和陳真食示

信奉關山遠掩留日月長拂書迷桂越鄰函亂  
伊涼秋水流成字晴雲去仰行寸心懸帳所應似雁隨

陽

重餞李九時毅賦得南樓月

娟娟臨古戍。晃晃辭烟樹。塞通雲夢澤。白映蒼梧暮。碧砌  
時看逾丘楚。酒愁難駐。雁背欲成霜。林梢初落曉。故人  
明夜泊相望。空何處。且與東海歸。行送扁舟去。

閑軒南岳下世事未嘗閒  
落葉常疑雨方汎見雲間尋  
鷺鵠侶此看鷺群一夜深淺裏彷徨已十分

寒衣

踪星凍霜鳥流月溫林薄虛館人不眠時同一夢

元揭文安公全集五十卷不識六則尚有傳本店惟四  
庫全書著錄有而卷六不可得是本文許一卷乃我  
湖沉石寢先生得揭文自丙子所作一本重刻草摹刻於  
明天順初承雅文五年錄首大半載丁元之類中雅屬  
文安一鱗片甲然著華已往是矣其文體稍遜虞文諸  
云渾際枝諸機泡兩字有過之無不及也赤冊初印美  
名黃堯翁所藏曾經家以丁寧多賞識楷錄甚高  
原本仍歸之被居并祀殿後奏疏以識郑重今復為琴  
以張芙蓉先生所傳寢復知頭目不輕以不乙未之為  
御寄至余時也

未竟割愛易之。毛虎欽躬其副仍煩小琅齋先生  
館中以識我丙子之晦曉此書之未竟今月始得繕  
並摹以備竟圖而少跋語因識此石窗先生名瑜  
字公祀明正德七年壬辰劉徽榜進士授南京兵部  
武庫主事遷四司僉事改重慶道以勦淮永上卷  
相繼發典弟肆廬墓六年有白鶲野雉之祥天順五  
年辛酉詔旌賢門鄉人皆之給東以哀而著有石櫻漫  
稿東寧草庵廣雅集紀行草集官至臺駁尋書楷  
皆未見首先而申宵廿日嘉熙錢天祐識於是  
即樓下

楊文安公集其門人整理舊文而編者文凡八卷槩  
可得見矣此所選僅五七首文雖不備然詩稱叙事  
嚴整語簡而當有大體可見為明刻本此時已奇  
多得宋之傳真有幸不幸抑恐以後墨研文筆或  
湮絕也道光十五年正月李兆洛借閱因識

道光丙午秋寒尚同學李茹耘錫疇以是卷及舊集  
見示相効以贊先成是卷書未十載而而遭兵敗財  
鋟完而亡尤存於莊莊軒有存帝檜揭公詩廿首附於  
卷末丁巳首夏庚申仲秋都昌袁江潘道根識